



陳
肇
英

商人暴行實錄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編印



士勇的士國衛捍



人類文明之毀滅者

敵人暴行實錄目錄

卷頭語

橫流偽國的王道政策

在敵人毒手下的東北三毒

安東的大屠殺

啼笑皆非錄

慘無天日的偽滿酷刑

在冀東偽組織下的人民慘狀

無異人間地獄的天津

平津日寇燃犀錄

一張慘痛的統計

目

錄

目 錄

敵人鐵蹄下的東北同胞

北平淪陷以後

日寇鐵蹄下之舊都

轟炸後的嘉興

敵機毀我文化機關

聞北火線上的工人

畧記四十年來日本人屠殺中國兒童事

慘酷的空襲

上海南京路一幕慘劇

不堪回首話金門

卷頭語

自敵人藉口蘆溝橋事件，大舉入寇，佔領我平津，封鎖我海口，到處轟炸市鎮，肆其毒燄。尤以戰區各地，獸軍所至，焚燒屋宇，劫掠財物，蹂躪婦孺，捕殺壯丁，備極殘酷，甚至文化機關及各友邦人士在華設立之慈善機關，亦被其摧燬至百餘所之多，種種滅絕人道之獸行，迭見中外報端，並經國聯大會及各國輿論痛加譴責，爲人類所共棄，爲世界之公敵，其崩潰滅亡實可翹足而待，茲將倭寇罪惡彙輯成篇，藉以激發我國民敵愾之心情，增強我國民復仇之志願，「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固可以自信而互信者也。是編多取材報端，掛漏在所

敵人暴行實錄

二

不免，然吾知凡有血氣之倫，讀未終卷，已怒髮衝冠，目眦欲裂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編者識

橫流偽國的王道政策

有人說，倭寇的所謂經濟合作，實在是帶有地質學的意義的。他們的意義是，以我們的勞力與土藏，來增加他們的資本。倭寇曾屢次聲明，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所謂領土者，大約係指地皮或地殼而言，至於地下的寶藏，及築路的路軌，或降落在地下，或離出在地上，當然並不是倭寇所謂的領土。而倭寇無領土侵畧野心的最簡單的證明，就從下面的幾件大事上，可以看出。

一、苦力與教育並不是領土

東北的寶藏最富，中國的勞工最賤。倭寇強佔東北之後，當然是並無領土的野心的，主要的事情，就在築戰壕，造鐵路，與開採地下的富源。因為勞工價賤，所以我們山東及河北各地之寄留東北的開墾者，就成了他們的活機器。機器還要上煤，有的時候，也還要修理，但這些活機器。則每日只銷發幾個饅頭，就萬事齊休。這話怎樣說呢？中國在東四省的勞工

，統由倭人或朝鮮人的工頭押住做工。這些工頭的裝束，是一手拿皮鞭，一手拿紙烟，腰裏還掛上一枝手槍。工人每日只准吃兩餐飯，爲的是要節省時間——王道時間——。而所謂一餐飯者，也就是幾個冰冷石硬的王道饅頭。說到工錢呢？原是有，每日或三十文，或一百文，統由工頭估定而後給。但這估量得最公平的工錢，又即是最王道也沒有的一種代用品，就是一條白紙，紙上歪斜地寫上三十文或一百文的幾個字，就算工錢了。這些白紙條倒並不同冥國銀行紙幣一樣，却是有兌現處的，白紙條的兌現銀行，就開設在各工頭的手槍之上，皮鞭之下的地點。活機器做了一年半載，積起了許許多多的白紙條後，你若乖巧一點，不去要求兌現則已，一去要求兌現，則白紙條就馬上由銀行收回銷毀，由銀行再給你一種代用的貨品。這貨品，可不能再兌現了，因身上臉上的頓皮鞭，是沒有兌現處的；有時候，王恩大赦，碎的給你一粒手槍的王道子彈，也是沒有兌現處的。

其次是從事教育的勞工們了。偽國成立之後，將劣語（東北人發音，日劣一樣）認作了鬼語，（東北人發音，國鬼也是一樣）將我大中華的教本，完全改掉，這原是應該的，因這並不

是領土的侵畧。於是就有許多內容嶄新的新歷史新地理書出來了，如溥儀姓昭或姓屁，因為他的父親是昭和或屁和，細註裏更說鄭孝胥也呈請賜姓屁而照准了；或東四省本叫作劣本國，將來黃河流域，也要叫作劣本國之類。但所苦的是那些智識勞工們，他們講的時候，不許笑，當然也不許哭；並且也絕對不許說一句真話，提一提中華民國的四個字。如有違反，則站在課堂外的憲兵，就會請了你去。先叫你去磨刀，然後這一個教員就變成了兩截，一邊叫作『新鮮的頭腦』一邊叫作『反滿抗日的身體』；而這一齣把戲，統名之曰『自磨刀』，——這本來是北方菜館裏的一個名詞，係『拿來菜』的意思——而這兩碗拿手菜的享樂者，却是東北荒地裏的野狗之羣。

一二、沒收人民的財產金錢並不是領土侵略

偽國成立之後，東北人民在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奉天儲蓄銀行等處之財產，一律須無條件地沒收入劣寇之手。因為滿洲國要行王道了，除出劣本國人以外，本來的中國人，以後都可以不必再有私產及私款等麻煩的事情，這豈不是三代以上，有貨幣時代以前的王道

仁政？此外，仁政之上，還有德政，真叫東北的老百姓感激涕零，或感激而至涕不敢零。德政唯何？就是凡在各金融機關，存款在三百元以上者，各准發還三百元。但有一條件，就是存款者須親自來領。這德政一宣布，老百姓自然是歡呼慶躍了啦，於是乎便有大批順民，擠向銀行而去。但是順民之來也如潮，而劣寇之獲也如山，一網下去，幾乎沒有一個漏孔。口實自然是頂王道的，他們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冒名頂替而來。』當然裏邊也有許多是做代理人的，但其中原有不少親自出馬者，對這些，他們又說：『你們這些還不夠順民的資格，要錢作什麼用？豈不是任意圖不軌麼？』於是這一批順民，就書跡無踪了，但他們的家裏頭，却沒有一家見到一個這次去取錢的人回來。這樣幾次一施德政，德政的功効，自然是大著，叫作雖有三百塊錢好領的人，也抹了王化，情願將自己的權利放棄了。

德政之後，還有義政，就是於詳細調查戶口表中，設下了一個經濟出入的項目。先問你有多少財產，每月有多少收入。幾月之後，發覺你每月收入得少，而支出却超過一二圓時，這就是共匪黨的接濟。這一家的滿門抄斬，是當然的事情，還有五家具連環保的人家，也不

分男女老幼的馬上來一個瓜蔓抄的老調。

義政的要義，自然是在公正不欺，假如於戶口表所填之每月收入欄下，發覺你收入有餘，支出僅少的時候，餘款當然是用不着，每月須繳入偽國國庫，作爲愛偽國獻金。若有吝而不繳或繳而不足時，當然豈圖謀不軌，又是一個公正無私的瓜蔓抄。

至於向外的匯兌送金呢？則有海關的精細調查表在，按表匯錢，不能多匯出一分一毫。但是比人口貨表少匯一點呢？這事實倒還沒有查明，可是王恩浩舊，這大約是一定許可的，如外國之得自由匯金錢去偽國時一樣。

三、屠戮人民也不是領土侵略

在王道橫行的東北通都大邑聽說亦有匪類很多。這些大抵是智識青年，中流以上的人家，及有親戚朋友之寄居在關內中國各地者。這些匪類的被捕，都是在侵晨及黑夜。東北各地郡會的住民，每有早晨起來，看見東鄰西舍的街坊，住民完全變過，財產洗劫得精光，面門口只貼一張此屋已收爲公有，請順民來買的告示。勦滅這些匪徒時，真是雞犬不驚，空氣也

不振盪，大家的視聽，一點兒也不會聳動，這是通都大邑裏的勦匪情形。

至於荒村僻壤，像三江村，湯原縣等地的勦匪辦法呢？更是簡單明瞭，情至義盡，王道得無以復加了。其道唯何？一是機關槍，二是大砲，三是石油火柴。凡是中國農民所住之村落，只教有二三壯丁，對劣本人稍有不遜行動者，就是匪窟，就有洗勦的資格。

可是劣本憲兵和朝鮮公民之間，也有很義俠的青年男子在內。他們見了這些匪窟裏的年輕女子，都先救出她一條命，拉上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了幾天幾夜，荒野的近邊，便又有身首不連的許多少女裸屍出現了，而這些裸屍的身上凸凹處，又都是血痕斑爛，妙不可言的

橫流在東北的王道仁政，這不過是小小的一端，此外還多得很多，等我驚魂定一定後，再來作詳細的報告。

在敵人毒手下的東北三毒

× ×
烟
× ×

每次從瀋陽的城南大街，或者從哈爾濱的傅家甸經過時，常常看見這樣的屋；屋子的面積並不大，往往是由先前舊廟宇改造成功的，用木板分隔成十個等邊，或者十二個長方形房間，於是，一個大的廟堂，便形成了許多的小屋子，每一個小屋裏，可以有三四人的容積，裏面的設置也極簡單，僅僅是兩張小床，和一張闌板凳，其餘只留着牆壁上的日本醫藥廣告了。

那裏面的每一間房子，每一個時刻都充滿了人：每一個人都灰白地躺在床上，用長的木孔鎗嚙住嘴唇，這些全是「滿洲」的土地老，和九一八以後落伍的兵士，却沒有一個日本人，據說，他們要是這樣子，就得送回國去，毫無通融地步。

這裏的主人是所謂高麗棒子，（現在日本人開設的也盛行了）這些高麗棒子是得着一大日本警察廳「允許的，而且是充分信任的（有些高麗的知識份子，是絕對反對日本的，所以要經過幾天的秘密調查纔得允諾），因此，在東北省的大部分的高麗人，敵人暴行實錄

全做這樣的買賣了；因為這種生意是不必自己化本錢的，只要「警察廳傳吸所訓練班」去報告一下，得着「絕對服從的證明書」就行；而且煙燈、煙槍等毒品用具，都由「政府」供給，所得着的煙資，高麗棒子「政府」各佔其半，從前給東北人十分輕視的高麗浪人，現在卻威武地做起好生意，並且反而來壓迫東北人了！

每天夜晚，我們可以看到被活生生吞進去的許多中國人，可是我們中國人爲什麼偏偏要進去呢？這是有着兩個大原因：一是在日本統制下的紗廠工人，差不多每天工作作在十六小時以上，女工，童工，也是如此，因此不得不走進去「振振精神」；另一個原因，則是日本人的廣告宣傳說是吸洋藥（卽是鴉片）可以增加工作効力，這是日本國××田郎的二十年來的研究經驗，所以，一般愚民都紛紛嘗試了。

以上所講小屋子的設備，是適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至於下等人民和苦力等，則另所外有一個場所：

這個場所設在瀋陽設在萬壽宮左右的曠場上，在哈爾濱則設在長安門東面，往常用蘆

× ×
娼
× ×

簾搭成一個大棚子，大棚子的容積，可以納入四五十人，這裏只是躺在地下吸的，而且煙燈之類，也大都是破舊的老古貨。

大棚子的主人，仍是高麗人，不過這些高麗人是比較窮困的，都由幾十個集資開辦，專門適合一班大車夫和人力車夫的需要。

走到東北都市或者小市鎮的時候，我常常感覺已經成爲人肉場所了

每一天晚下，昏沉的街燈初亮時，碎石子的道路，便立滿了塗着脂粉的灰色的臉子，怪苦痛的強笑着。

東北的女人，真是悲慘的啊！從九一八以來，日本人用新的手段，招引一班鄉下的女人，說是「到工廠裏來工作」，鄉下女子在農村破產中待着這個消息，當然是十二分快活，於是紛紛的溜到都市裏來，可是到了都市，就被吞進一間間的「夜樂部」，等到自己醒過來時已經身染重創，再也沒有勇氣回到故鄉去了！而且日本人是絕對不准還鄉去的，因此，落在苦海中的將近幾千人。

這裏的「夜樂部」和上海的妓院差不多。所不同的，上海的妓院主人是中國人，而此地「夜樂部」的主人却是日本老婆子。

日本的老婆子開辦「夜樂部」也要得到「警察廳」的允諾，不過這些婆子也都是「政府」裏職員的窮親戚之類的人物，普通生疏的日本女子也是難於辦到的。日本婆子得了允許的證明書，便可以開設起來，或者在繁盛的街道上，租幾間屋子，外面綺麗地裝飾着，於是便形成了吃人鮮血的「夜樂部」，「夜樂部」的女子；全是中國人，年齡大概在十四歲以上，三十歲以下，過了這個時期，說是不「錄用」的，一般女子到了這樣苦痛的地步，有志氣的便自殺了，所以「夜樂部」裏的自殺的統計，往往佔了全省自殺者的十分之八。

「夜樂部」開設了幾個月，其中大部份女子，都染了痛苦的梅毒，因此，日本的花柳靈藥，在東北突然盛銷起來，我們由此明白，日本人的罪惡的設計是怎樣的利害呵！

x x
賭
x x

日本的軍人往往因了「夜樂部」的新開，常常義務的嘗試幾天，有些女子不答應，就得吃耳光，或者吃槍柄。

有些東北日軍的長官，不喜歡「夜樂部」。於是，趁着調查人家戶藉的時候，就實行強姦人家的良婦良女，然後，再秘密的拐到軍營來，迫着做洋人的太太。

因此，在東北有句最近流行的歌謠「願在鄉間受匪氣，不住城市給洋熊」（熊東北土語，即侵欺之意）

我們讀了上面的歌謠，就可以充份地明白他們苦難的情形了！

外面儘管張着「大樂俱樂部」的招紙，儘管的吹着得意的音樂，可是裏面是污穢不堪的大賭場。

比較大的賭場，在瀋陽有所謂新市場的「滿洲俱樂部」，和吉林的「月滿歡樂營」兩塊地方，裏面設置比較完備，有凳子，有椅子，有大的房間，有……其中分爲五個大部落，有紙牌，有麻將，有牌九，有花會，而且每個部落再分做若干小部份，

敵人暴行實錄

這裏，每天往往坐滿了人，也全是滿洲的商人。「俱樂部」的部落，全由日本主持，人之刮進一圓，則應出一角的佣錢，所以，只要一個人多餘一百元時，就得分十圓與日本人，日本人拿着也要給一半與「政府」，因此，在東北日本軍隊的開支，除了「烟費」與「夜樂費」的以外，賭費的收入，也是挺巨大的。

除了這樣的賭博的地方以外，窮人們也有另外的處所，那個處所，往往是臨時舉辦的，和煙毒的下等地方一樣。

還有幾種奇時的賭法，如鬥雞，鬥牛，尤其是鬥狗，最爲利害，現在日本人又在鄉村調查鴿子的修養問題，一班鄉下人養的鴿子都給他們徵求來了，據說將要發明鬥鴿的賭法；因此，現在東北一些浪人都傾向於養鴿子的事情去了！

有些外國人走到東北旅行時，只看到了賭博的一項，就感嘆的說：「東方的摩納哥國呵！」

安東的大屠殺

這一次安東的大屠殺，在數量上，在時間上，在所波及的區域上，都和以前的屠殺，有着極顯著的不同，以前的每次屠殺，頂多不過五十人，而現在竟超過五百人以上，以前實行檢舉的時間，頂多不過五天，而這次竟由十月起始到十二月底才止，整整兩月的工夫，以前每次屠殺的區域，大則一村，一縣，而這次竟波及到安東，鳳城，岫巖，莊河，寬甸，桓仁，輯安，通化等八縣，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在質的方面，也大不相同，以往屠殺的，多半是有反滿抗日嫌疑的知識份子，而這次連我們認為是他們的唯一忠實的漢奸，走狗，洋奴，也都一網在內了。

事實是這樣發生的，在去年十月以前，有一個風流的少女，在安東竟結交一些憲兵隊裏的人，同時這個憲兵隊的隊長（日本人），也和這個女子常在一起，在九月底的一天，這個女子在見着那個憲兵隊長的時候，表示她要離開安東到北平，當時，這個憲兵隊長就詰問她去

北平的理由，並加以強迫和威嚇，於是這個女子就吐露出她是由關裏派到安東去組織保國會的，這個保國會負有把「滿洲國」一切的消息傳達到關內的使命，因此，這個女子被扣，受刑，結果供出了保國會內部的負責人員，而引起了安東這空前的大屠殺，這樣一個導火線，不能算是這次安東的大屠殺真正的原因呢？不能的！決不能的！即或關內有意派人去東北組織保國會的話，也不能把這樣一個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輕舉妄動的風流女子身上，何況事實上關內實在沒有這個組織呢！這完全是日本憲兵隊的陰謀，假借這個無知女子，發動這次殘酷的大屠殺，且看這次安東省教育界慘遭屠殺的始末罷。

第一個被捕的安東教育局長鄧之傑，時在十月一日的清晨四點多鐘，鄧還正安然無事的睡在被窩中，日本憲兵隊像綁豬似的把他架去了，鄧的爲人，溫和老實，不過是本分的爲賺碗飯吃，他見到日本人，竟行九十度以上的大禮，在日本帝國主義威嚴之下，他那敢去作保國會副會長，然而，事實上就硬把這個罪名放到他的頭上了。

第二個被捕的是所謂保國会的正會長李正香，李在鳳城初級中學任校長差不多已經二十

年了，他是該校的創始人，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他是一個公平和藹的老人，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很欽佩他，都很恭敬他，他專心辦學，向來不問國事，當地士紳也都認他爲可親的長者，可是敵人的屠刀，也竟毫不分辦地放在他的脖子上。當把李校長從鳳城解到安東憲兵隊以後，他們把李校長的兩手拉直像十字架，釘在牆上，然後再用香火去燒他的裸着的前胸和肋骨，並用鐵釘擗去他所有的指甲。

第三個被捕的是安東農科高中校長秦潤普，罪名在他是所謂保國會的副會長，秦現年四十多歲，原北高數理學校畢業，九一八事變前是遼寧一師數學教員，事變後才爲農高校長，因爲他畢業後，完全從事於教育事業，人是非常的忠厚老實，作事特別謹慎，尤其是事變後，總是默默無語，惟恐觸犯任何一個日本人，當他聽說安東教育局局長鄧被捕的時候，也就意識到自身也有被扣的可能，於是他偷偷地藏起來了，果然，不久就帶去了他的太太和兒子，在他知道這個消息以後，他不禁在恐怖和悲痛之餘，失了檢舉，終于還被抓起來，他被捕之後，他的兒子是釋放了，而他的太太却依然在被囚着，他受盡了嚴苦的拷打和電刑，現在

，差不多是早已與鬼爲伍了。

再次被捕的是所謂保國會名譽會長孫文敷，孫是「安東省」教育廳廳長，以前曾做過多少任縣長，他的爲人是卑躬折節、貪贓賣法，無惡不作的，事變後，對於日本人更是盡情的獻媚，一味作告密探私的漢奸勾當，所以日本人就給他「安東省」教育廳廳長一席，像他這樣的一個渾蛋漢奸竟也遭到了敵人的宰割？

除以上幾個人，比較重要的以外，還有先後被捕的多人，計有「安東省」教育廳全體職員和翻譯官惟王科員一人幸免），風城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張孝庭和全體教職員，通化是中小學校長和教員全部，通化縣內省立第六師範校長佟（連前任校長高驥北亦在內，按高離該校已一年多，時在原籍遼陽亦同時被捕）和全體教職員，並縣內務局長，學務股長及所有股員，此外，最使人痛心的就是寬甸縣縣長，財務局長，商務會長，甚至地方士紳，都在一天的早晨同時被捕，被捕後把這些人都一個個的裝入麻袋裏，扎上它的口，像肥豬似的堆到火車上，他們在裏邊喘息着，不敢發一絲抵抗的聲叫，簡直還不如豬那樣的被趕到安東，以後每人

拷問一遍，酷刑的逼供，嚴苛的毒打，體力稍弱的人，也就當地送命了，餘則輕者解軍法處定罪，最輕的也要處徒刑十年，重者便解「奉天」日本領事館警署復審，於是定罪槍決，第一批計十七人，第二批計二十餘人，先後死難者計五六百人以上，當各縣校長教員被捕後，各校仍未停課，所以在這缺乏教員的時候竟把旅順公學堂，南滿中學堂，甚至金復州的學生，都弄了去充數教書，然而還是爲數不夠，所以，安東省教育廳正式招考教員，於是爲了生活逼迫不得不找飯吃的實心人，竟拿了證書報名，可是在考後不久，就發現了。凡是拿關內學校畢業證書去報名的人，都先先後後失蹤了。不過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日本政府當局，覺察到如果再這樣繼續屠殺下去，恐怕要惹起更大的反抗和損失，所以緊急的給關東軍下一個停止屠殺的命令，因之，這個安東的大屠殺才告結束。

啼笑皆非錄

(以犬食人)日人在東北，處處都要不廢一槍一彈地，把天下治得太平，因此，他們就訓

練了一種狼犬，替人効力，每到夜間，縱犬四處，做防衛，守護，巡邏的工作，這種狼犬性至慘酷，假使有人悞犯了它的警戒線，立刻躍身捕噬，咬斷喉嚨，日人訓練這種狼犬，也是用了特種方法，先是做了一個假人形，這個假人形裝扮得活像個跑腿的山東人，短棉衣，粗棉布襖，大厚棉鞋，腰間繫着一條圍帶，將人形立在南滿鐵道的一處路口上，就放出這些「受訓」的狼犬來，縱使它們捕上去咬撕，一直到假人形被撕成粉碎為止，以後繼續用真人訓練，這將該着東北百姓遭殃了！南滿鐵路沿線，是不准走人的，這是軍法，每到晚間狼犬便守着鐵路担負警戒，無辜的百姓，都是在這時做了犧牲的祭物，平時的訓練，常是將「反滿抗日」的嫌疑犯，放在狼犬的籠中，男人女人，老頭孩子，不計其數，日人便在旁邊開心做樂，任狼犬撕着人體，抓破肚腸，鄰近日人區域住的，每至夜晚便可聽得慘痛的號哭，那一定是狼犬吃晚飯了。

（人間地獄）東北自去年起，便施行了一種所謂「集村制」的毒政，凡各千數的小村莊，都須搬到大城市處，集合而居，這是日人防戒義勇軍「堅壁清野」的方法，聽說這個策畧，也是

探自中國，小村子的居民因爲年代的關係，幾世祖宗的廬舍，自然不肯搬移，並且都是耕地的農戶，宅子就靠近自家所耕種的田畝，爲了看守田畝，更不願離開，但是日人却定期限，凡不移遷的，一律縱火焚燒，田棚房舍，牲口棚全數焚爲灰燼，被驅逐的鄉人，只得同了妻小在火堆中搶財物，携男抱女地流落到指定的大村子去，因爲無力修造新家，只得在村子街路，倚樹爲廬，日人還強迫按棚抽丁，凡到十五歲的男子，便得出去修公路，挖圈村子的戰壕士溝，以備義勇軍的襲擊。

（恐怖世界）日人怕義勇軍恐怖成疾，因此在東北各地的鄉村裏防範極嚴，一聞有義勇軍的潛入，便連夜起動搜查，這種搜查多在夜間施行，故名之「搜夜」，日人認定某村可疑時候，便在中夜時候，派了大軍嚴密包圍，同時進行挨戶搜查，按家小名冊沿戶檢點人數，多了入便拘捕，失了人就拘捕村長，因此，「搜夜」全都是鬧得合村不安，和狗咬，頓成恐怖世界，尤其是在半夜裏更苦壞了婦人，姑娘們，急急整頓，忙着穿衣服，免得臨時出醜，「王道樂土」裏的世界確是與衆不同。

(奇難監獄)東北近年來，又有一種新的移民制度出現，叫做「移大同」。因為日人怕壯年的中國青年農民，受了義勇軍薰染，腦子裏種下反抗的思想，因此，凡是壯年的農民，一律強迫移居到一處，四圍用鐵網，戰壕圈閉起來，免得和義勇軍來往，也逃不出去變成義勇軍，終日有人監視，督工，生活全是日人移民團的生活制度，這叫做「移大同」。

(護路團)東北日人爲行軍便捷計，不得不嚴密保護鐵路，於是他們添加許多的新組織，例如「鐵路愛護村」，「護路團」等等，「鐵路愛護村」是設在凡沿近鐵路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滿路附近的二十里以內，不許種高粱，或者守護鐵路，另外的「護路團」却是普遍各處組織，全以青年人爲主體，內分二種：(一)少年護路團，凡十一歲起到十五歲止的孩子，都可加入作團員。(二)是青年護路團，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止。加入護路有甚麼好處呢？即旅行乘火車不化錢，再凡加入作團員的青年，不受高麗人，日浪人的欺，還可以有職業。

(寫信難)自從關內通郵以來，東北日人防範更加緊嚴，一切來往信件都須檢查，因此，東北人往來的信函，只得小心，打着謎語讀家信，例如父親給兒子的信，起首便是「××寶

鬼台鑿……」。至于告述家常，又不致說得太明顯了，只得用商場行話講述，例如問「近况如何」？改作「生意如何」？如果說家裏景况不好，就說「買賣不佳，生意多有虧累」等等，再如報告家中景况，說某人被捕，某人被拷打，灌火油等等，又得變通來說，這又是用了醫藥上的說法，說：「前日××己入醫院，受外科手術……或受內科手術……」但因病體沉重，危在旦夕……」這便是被捕受拷打的一種通信方法。

慘無天日的偽滿酷刑

我們被日本強佔了東北，那一片生長高粱的土地，如今是悲慘的染上了我們同胞的一層殷紅的血，那三千多萬可憐的同胞們，是輾轉在地獄變相的環境中掙扎着，煎熬着！現在，這裏就筆者所知，詳細的向讀者報告一下，他們施行的殘酷到奇奇怪怪的各種刑罰。在談這些世人不忍聽聞的酷刑之前，先談談他們給我們同胞加上的罪名。

原來在每年二月一日到四月一日，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在這四個月，日本名之曰「一

犯罪節」，在這個期間裏，要集中他們在東北的全力，作搜捕的工作，凡是知識份子，以及他們認為不是「安分」的青年人，都有在夜深時陡然被捉進警察局或憲兵隊裏去的可能，罪名，就是「反滿抗日」和「叛徒」了。叛徒是指着義勇軍和紅軍而言，其罪和「反滿抗日」是一樣的，非丟掉性命不可的思想犯。

他們捕去的所謂犯人，並不必有某種嫌疑，或某種原因，偶然的想起了這個人，「他們想起了」，那就是理由，至於你無故的出了一次門，或有誰當首特務人員說了你一句壞話，就更是極充足的理由了！

上邊說，每年二·三·十·士四個月是「犯罪節」，在這期間裏要大舉捕人，並不是說除了這四個月就不再捕人，平常他們也是爪牙四出，不過不比這四個月，集中全力那樣利害罷了。

捕去的人，就用以下將詳細報告的種種奇怪的酷刑來逼問口供，被捕的人受刑不過，犧牲性命，把他們要給加上的罪名一口承認了；以爲這樣等着死，總可以少受罪了。然而事實也並不這麼簡單，如果這個可憐的人，承認了他是「反滿抗日」，那麼必定再根究和他合謀的

人；承認了他是共產黨，那麼必定再根究他的同伴或黨的活動區域、說不出，還是得受慘酷的刑，如果這人在暈迷狀態中說出來幾個朋友的名字，這幾位朋友的禍事就臨頭了，照這幾個樣子，就羅織成了無限廣大的冤獄。

在日本人施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毒刑，可以分逼問口供時的酷刑和致其性命死刑兩種，現在先談逼問口供的罪刑

我們知道在日本人各種狠毒酷刑之中有一種「灌涼水」這種酷刑，看來不像太兇，實際可頂利害。

那是特製的木橈，橈的一端，有一個剛好放人頭的槽，被捉去的人，脫光衣服，放在木橈上，有現成的皮帶，把手和腿網綁得牢牢的，同時，在頭蓋骨上也有兩條皮帶，使頭部也不能動轉，佈置妥帖之後，有自來水的地方，水龍頭扭開了，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是一大壺涼水，人躺在木橈上，完全不能動轉，可是嘴的啓閉還有自由，這時便有一種膠皮棒在骨上狠命的抽——這種膠皮棒有鉛心，是當初瀋陽大東關外兵工廠不知作何用途的一種東西，

現在分發到了各地，成了東北民衆的一件刑具——肋骨像要折斷了的疼，嘴就不自覺的張開來，於是注的涼水，就不容人緩氣的灌下去，兩分鐘，頂多三分鐘，人就背了氣。

如果就這樣死了，那是這個人的幸福，受刑的人及受刑人的家屬，親戚，朋友，都不反對這樣想，可是，我們的敵人，是並不輕易致死一個俘虜的，他們用木棒，在人的肋骨上壓，涼水又從口鼻噴出來，人也就悠悠的活轉來。這樣，頂少是三次，多則八九次不等，如果承認他們逼着承認的罪名，再胡亂的說出幾個名字作爲同黨，那麼再斟酌情形，送到陸軍監獄去，或者處去刑。如果涼水灌進去之後，木棒在肋骨上盡力的壓也壓不活，算完了一回事，他們有地方去屍體，如果咬緊牙關，不出口供，也沒有被灌死，不幸的人羣之中；也有少數這種挨過來的人，然而這樣被放回去的人，涼水已經把肺和腦傷了，多數是神經錯亂，體格軟弱，成爲一個再不能作什麼事體的人，通化第六師範，前任校長馬冀北，在去年冬天被捕，竟到井台去灌涼水。結果把一個人，活活的冰凍在一起，用鐵鉞往上起，馬校長的背上生生的脫下來一張皮，這人，不用說，是已經死掉的了。

「灌涼水」這種酷刑，在東北各地是頂普遍的一種。

在這種酷刑之中，不要說當事者。不要說眼見，就是聽人說說，心裏也要覺到凜凜然，或隱隱作疼的，有一種在人的手指上用功夫的毒刑。

先是把一支筷子放在兩指或兩趾之間，（手脚不一定），再把牠們合攏來，用力擠，這名字，是叫挾筷子，一遍兩遍，如果不能再迫出口供，那是一種皮套，也是特製的，把手腳放進去，是一毫不能動轉的；然後一天一隻大針，望指甲縫中刺，鮮血順着指頭流下來，十指連心，有誰能經受得起這種無法形容的毒刑。安東林科高級中學校長秦有德，就受過這種刑，他的手指腳趾，始而高腫，繼而潰爛，到他死的時候，手指腳趾，完全爛掉了！

比較最殘酷的刑，還有「吊打」「釘貫手心」和「火燒」三種。「吊打」彷彿不是日本人在東北我們那一羣可憐的同胞們身上發明的，然而其施行也特別，其方法，是把人吊起來打，並不是用皮鞭之類，乃是用堅硬的木棒，如鑿把等物，專向骨節處打，打的時候，至少要圍上四個人，被打的人躲開這邊，那邊挨上，若是萬幸逃出道一條性命來，四肢消腫以後，骨節運

用也不會再靈活，也就成爲一個完全殘廢的人了，至于「釘貫手心」，從字面也可以知道他們處理的方法，那是用兩隻大的鐵釘，把捉來的人的兩手，釘在牆壁上或木頭上，鳳城初中李校長，被捕之後，兩手就被釘過，現在此人的生死，還在不知之中，至於「火燒」，有兩種：普通的是用香木燒火，或燒紅的鐵，燒人的脖項，被燒的人，如幸未燒死，因脊髓受傷，也就變成麻木不仁，其次是用燒紅的鐵條，燙人的身體，但這得揀肥胖的人才用這方法，和被涼水灌死的馬翼北，同時被捕的佟冠英，他是通化第六師範現在（去年）的校長，人生得極胖，合乎被燙的條件，那赤紅的鐵條，在他的肥肉上吱吱的响，直到他被燒死止，這種慘的狀況，能使人忍心想像嗎？

此外有四種，說來像是兒戲的勾當，然而這樣的兒戲，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中國人。第一種是用木棒打人的生殖器，用鐵鉗子拔陰毛，第二種是使人跪着舉木椅，一舉就是四五個鐘頭，稍一活動，木棒是不論誰腦狠命的打下，第三種是把人的手足網到一起，成一種猴子形狀，後吊起也是起碼四五個鐘頭，他們給這種毒刑起了一個名單，叫「猴坐殿」第四坐電椅

，人在通電流的鐵椅上坐過，就完全成了種殘廢人

迫問口供的毒刑，是完全隨着日本的興趣來，他們興之所至，從他們殘酷的性格中，盡可想出無數奇怪的毒辣的方法來；以上數種，是僅就筆者所知的幾項，其他不可思議的毒刑，還不知道有多少種類。

以下是筆者所知的八種死刑：

經過千百次折磨之後的所謂犯人，除了極少數的人有了生路，其餘未被折磨死的，終究還免不了死。

死刑之中，最痛快的，要算執行槍決和殺頭了，然而死者容易，活的却難，執行槍決或殺頭的時候，必要在監獄中再找出幾個陪綁的人，一同綁出去的人，真就槍斃了或砍了頭，自己再被拉回來，究竟自己是活還是死呢！這是一種恫嚇的方法，瀋陽憲兵隊楊翻譯和瀋陽共榮中學校長王荆璞，被殺時，就有督學巴坤齡，和教育會長陳國慶這兩個人來陪綁。

其次把人綁牢，丟進水裏去淹死，也還算是比較痛快的死法，至不開膛、肢解、喂狗，

滾釘四種死刑，說來真使人心痛欲碎。

把一個活人，生生用尖刀開了膛，讀者我們不是僅僅在故事中見過這種荒唐的傳說嗎？現在，有許多許多的中國人，在東北的那一塊土地上，敞開胸膛，在試敵人牛耳尖刀呵；開膛在遼寧東邊一帶，用得頂普遍。

肢解，把一個人，用一把極大的鐵剪子，先從手足起，剪得一節一節的——如果多剪一塊，一下子把人剪死，在這種情況下，真得算是功德了。

日本人在東北，訓練一種狼種狗，作警犬用，這些狗是完全用人肉養活大的，但是牠們怎樣吃活人呢？方法最先用人的衣服，包裹上牛肉，也做成人形，丟進狗圈去，使狗吃，這樣慢慢的就可以訓練牠吃活人了？當一個受過很久折磨的人，被推進這種狗圈裏去，一隻狗撲來，一下子就被按倒，咽喉上一口，絕不容許掙扎就被解決了；然後撕開衣服，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吃。

滾釘，是把一個人脫光了放進一隻滿釘鐵釘的木箱裏，釘上蓋之後，在路上滾，直到把

人滾死算完事，在安東有一位賣藥的先生把藥賣給一位紅軍，後來這印着編號的包紙，被日軍在這位紅軍身上翻出，硬拿包藥的紙作証，說這位賣藥的先生暗通義勇軍，就把他裝進釘鐵釘的木箱，放在馬路，由看守的人指導，凡是經過人，都要推一下，使箱子滾一轉，死刑的種類，和逼問口供用的毒刑一樣，也是千奇百怪，毒辣到不可思議，以上所記，也不過是筆者所知道的幾種罷了！

至于他們殺害了的人，以及毒形致死的人，那些屍體的棄置，是靠海的丟進海裏，靠江河的丟進江河裏，離水遠的地方，就在郊野裏埋掉；在瀋陽城裏，清宮的門前，不是有一塊名叫「石面」的石頭嗎？在那塊石頭後面的大牆裏，那一道極深的陰溝裏，就不知道放進去有多少屍體。

談到這裏再說一段也悲慘也很快人心的事情，作為本文的結束。

去年的一月一日到三十日，往往瀋陽的一些為虎作倀不知好歹的中國人，專門幫助日本人謀害老百姓的特務人員（俗名腿子），平日欺壓良民，那時候也一起被日本人捉起來了，那

一次足有一百多人，凡是他們幫助日本人給老百姓們嘗的毒刑，他們也都一一的嘗到了，對他們的逼問是老實不客氣的，向他們要他們平日敲詐來的錢——一時居民稱快。此事發生以後，又接着殺了一些懂日語和日本人有交情的人，如安東教育廳的翻譯，就無一倖免，自此給日本人作事的人，也都有了戒心，不像以前那樣認真的幫助日本人做事情了。同時滯留在東北的同胞們，在這種空前，也可以說絕後的大屠殺之下，希望我們的國軍出兵山海關的情況，還能用筆來形容嗎？所以我們收復失地的隊伍，如果堂堂皇皇的開出山海關，散處各地所組織的義勇軍的幫助不算，那些待救的同胞們的竭誠歡迎，從中作有輔國軍的事情，也是不可以忽畧的力量呵！

在冀東偽組織下的人民慘狀

萬惡漢奸猶處處從中作祟！

「自冀東偽組織產生以來，關於冀東一切，遂為國人所深切注意，不佞於去年十一月十

九日，因公北上，道出津站，遂折往冀東觀察，所見該地人民之痛苦景象與偽軍政機關之殘暴行爲，不覺髮指，茲將真相紀述以告世人。一

塘沽

塘沽於天津東南，當冀東偽政府初成立時，尙未敢公然問鼎，後以該處地處要衝，遂由日軍藉某項事件而收歸偽府管轄，故各種事業，均受偽府支配，並任日方軍民所爲，惡愆所趨，該地農民商業均感消疏之象；但該處爲臨海要衝，走私發祥地，故冀東偽府派有多數保安隊駐防；此外並設警察所，同負治安之責，此種機關，猶之主人鞭斥奴隸，日方人無論軍政或營商者，皆可任意驅使辱罵之，警察大權操在日方憲兵營，按該憲兵營全日員兵，不過另僱翻譯二人，此二人一名自立嘉，一名沈文玉，均係卑賤之流，據聞自係天津春日街某洋行之廚役，因其粗悉日語，被薦爲翻譯；沈爲塘沽人，因久侍日人，言語頗爲伶俐，於日方增軍時，卽自投入，聲稱願充義務翻譯，故此深受日人歡迎；對伊二人，言聽計從，任所欲爲，因爲冀東所設之警察局，任何條件，必先押送該憲兵營，經伊二人詰訊一過，方准帶回本所

敵人暴行實錄

然犯人任由彼等拷打判問，非法施刑，胡亂罰辦，並捏造黑白，誣陷良民，武力拘囚者，比比皆是，必至傾家破產而後已，塘沽人民，於此苦矣，故該地人民對此二人，號曰「塘沽之獨裁者」。

塘山

塘山係北寧鐵路之中等車站，因產煤豐富，有開採礦務局之設立，探挖煤業與洋灰窯之工人，數達四千餘，街市商業，為冀東繁榮處也，故巨奸商等對於該地，頗為重視，因之偽組織起始即於塘山設有辦事處，其地點在交通大學之北，東站之南，日兵營之右，為統轄灤縣，昌黎，樂亭，臨榆，盧龍，遷安，豐潤數縣之行政司法軍警機關，主任初為殷逆嫡姪殷體新，后殷改任實業庭長，該處乃改為稅務查驗所，考其實，則係包庇兜攬之走私大機關，對當地商界如營烟酒茶葉洋廣雜貨等號，所有貨物，均須納稅，加蓋該所戳記；否則被查覺，須處三十倍以上之罰金；故商號不得不將貨品價格提高，因而銷數日減，加以苛雜重重，是以倒閉歇業之商店，日增一日，倖而存在者，亦因日方所營商店以不納稅之薄利商品所打擊，生意亦甚

蕭條也。塘山市街，以前祇有汽車五六輛，自日方增軍與冀東偽組織成立後，汽車即增至三十餘輛之多，每行路上，時聞嗚嗚之聲，邇來一年間被汽車輾死者七人，受傷未死者十一人，肇禍汽車，多係巨奸元猾及日方所坐者，故每當肇禍之際，當地警察，不但未敢問問，且頓立而致敬，請示辦法，幸而傷者死者，得其垂憫，不過傷者，送至偽組織之衛生事務所敷藥以後，罵聲該死而揮之去，死者即令人抬至警察局，召其家屬，領屍回家掩埋而已，故往來行人，每聞汽車喇叭之聲，莫不急性趨避，免作冤枉犧牲，冀東農民，咸稱汽車爲「帝國主義之代表」，非虛語也。塘山日兵，時常演習街巷戰，距該兵營較近之民房，多數被其任意損壞，居民偶有不慎，誤走其臨時所劃之演習區域者，即被拖至兵營，予以非刑終而送至警察局，加以懲辦，該局長官，則視其貧富，以定罰金多寡，交款則釋，否則即監囚無日，被害者，惟有含淚吞聲而已！

秦皇島

秦皇島之情形，與上海吳淞，可謂大同小異，其繁盛之由來，均依海河與鐵路，

勸人暴行實錄

勞力求食者，自晨至晚，紛紛擾擾，備極辛苦，然血汗一日，必有相當之收穫，故雖然破屋爛舍，籬居之平民，亦有飽暖小康之象。鐵路北，設有冀東稅務局及警察局等機關，華洋各貨，運抵該地者，須納稅，於冀東境內運往他處者，除日方經僑府特免者外，餘皆照章納稅，並備有載重汽車多輛，以供各商包貨，復僱用侏儒之輩，長途押送，狐假虎威，可以避免阻滯之憂，小小一局，每月收入達十餘萬元之多，至于警察局，生財有道，每每小題大做，違警無章，處罪視貧富爲決，富庶烟民，有被處三千元罰金者，某次該地有趕脚之人名魏興者，心直性剛，因言談直爽，久爲僞警務人員所不滿，一日，因其驟馬馳奔，誤傷該地商號之學徒，被警察帶入局內，經四日夜方始放出，視之，已非人形，背上之肉皆無，右臂已折，抵家未期月而身亡，該地又有宋玉麟者，係一有志者，頗有胆畧，人皆畏之，素有宋大力之稱，視魏興之死，頗抱不平，遂控該處警察局長於冀東僞政府，呈文甫上，卽被該警察局長所偵悉，憤慨之餘，夤夜率領警士，至宋宅搜捕，因事先宋玉麟亦已得密

報，預先躲避無踪，故未被捕，然全家已飽受驚慌，翌日，宋之宅院，竟被封閉，訴狀復經偽政府批駁；宋於此，遂亦鬱結以終；今其宅已被充公，且爲警察分駐所及烟酒稅征收局全部佔踞矣。

馬蘭谷

馬蘭谷今稱興隆縣，因地近滿清東陵，迄今仍爲旗人麇集之地，人民情性頗深，習慣極劣，自冀東偽組織成立，僞滿軍隊與日方人士種種壓迫，縣政府僞組織，卽前河北省直轄時所設之特種公安局舊址，該縣縣長朗惠和，亦係一滿清旗人，去歲九月間，將女嫁與該地滿軍之上尉官，故與該軍及日本人顧問等均甚相得，因之時施殃民政策，毫無忌憚，如東陵距該地咫尺，人民慣飼豬羊，因多菓園草地，是以人民均皆蓄羊，有名蔡希純者，蓄羊千餘頭，願有文者，亦蓄羊數百隻，並開設鮮菓局於西街，二人均僱有放羊者數人，因該縣政府某科員購買菓品賒欠不遂，曾使保安隊多人將店搗壞；不料伊等氣猶未息，將蔡願二人之羊，全數圍歸縣政府，牧者亦被拘囚監獄，後經鄉紳調解，始各處罰金五百元了事，而猶詛稱爲植樹修陵之

敵人暴行實錄

用，實則瓜分利己而已，旋因此事發生，一般人民認爲事實，流言四佈，遐邇皆聞，至此，若輩復視有機可乘，縣政府即與日方之駐屯軍聯署，呈請僞府明令修陵，此令一下，伊等即大開會議，決施設民政策，大事徵發；然該縣境界甚小，統計不滿二十村，結果每戶各出一人，以供輪流驅使，監工者皆係滿清皇親旗族，因緣時會，大肆淫威，稍有違背，鞭打鞭至，欲求脫免，非賄以資財不可，家家戶戶，無不呻吟歎息，然實際上峯曾發有萬四千元修陵專用費，惟該款亦爲僞政府魚肉善良而來，故明知而不加聞問耳。

通縣

通縣距北平四十里，有北寧線平通支路，與長途汽車，交通極便，現爲冀東僞組織之都會，僞府設北門文廟胡同，今改稱政府街，僞府即設文廟內，爲屬下有四廳三會，均在該城之內，故戒備極嚴，凡城門皆有僞保安隊多人檢查行人，故居民受此，其痛苦較他處爲尤甚。

白僞組織成立後，因街道狹窄，下令商民將臨街房屋拆去，雖經商民一致懇請，但

巨奸以殃民爲快，終未邀准，其折條較遲者，均被捉之下獄，甚有處以三年徒刑者，商民無不叫苦，迄至今日仍聞派員督修街道，役民不與之食，更以武力虐待，因此愚蠢居民皆謂巨奸係秦始皇投生，遂號殷汝耕曰殷始皇。

當去歲十一月廿五日，爲偽組織之週年，殷逆等大事鋪張，各城門各路口及各偽機關門前，均建花牌樓，沿街兩傍懸掛紅燈，晚有提燈會，日方亦有多人參加，早晨殷逆檢閱偽保安隊於新建之廣播電台前，是時四門關閉，街市斷絕交通，並演戲三日，假託與民同慶，來賓日本人外，盡皆賣國漢奸；由巨奸與走狗等之賤妾，打扮得花枝招展，充招待之職，大施媚術，通縣偽府，竟因紀念會所耗取諸於民，畧謂奉「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訓令，第一二七號內開，「案據政務會議議決，刻值增加軍備及籌備週年擴大紀念典禮大會，雲款浩繁，決議軍備爲民防庫卷，紀念典禮爲糧秣折價，計三十萬元，商民兩員，期還二年；通縣應繳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元，務于本月二十一日前，彙解政府，以便核辦，勿得觀望！」

當筆者遊行於通縣城東運河岸時，見一溫文老人提烏籠徐步於運河岸畔，趨與之談。他道，冀東偽政府起首係委旨制，當初到縣聯絡鄉紳，聲言要不自治，必被日方攫取，不久就成亡國奴；各縣紳士不察奸詐，受了他們的愚弄，兩個月的工作，大勢算定啦。日本兵也開進來啦，紳士們全沒了辦法，繼之偽政府成立，減苛雜，修馬路，全是邀買人心，加以羣奸畢集，聲勢就一天大似一天，繼續着又設立各處各廳，到現在總算是一年多啦。我們居民目睹身受，真是說不盡的千痛萬苦啊！這就是他們的建設嗎？講教育，無非引誘青年，摑為己用的爪牙，以供奸慝的驅使，一班身居要津者，在昔為寒酸之輩或亡命之徒！一旦得勢，就如貧兒暴富，將人民血汗任意的敲詐！更加上日方的顧問跟着搗亂，現地又設立銀行，讓人們行使紙幣，弄的百姓個個恐慌，商店倒閉，農民賣地，總而言之，百業全部破產，要真是讓這個局面繼續下去，不但辱國喪權，冀東二十餘縣的黎民死無日矣，並且青年們很多染上白面（即海洛因）的嗜好，你看西門裏頭道兩地方，有一家某方人開的商店嗎

？那火大王，鐵路大王之類都有極其可觀的財產，然而無論如何總比不上亡了國的印度海得拉巴的賴薩姆士王，那就是白面館，我每從那塊走過，就看見三五成羣的到那個店裏去吸，這羣奸臣們很多吃這種東西的，所以也不過問，也實在的不敢過問，弄得吃白面的人，越來越多老人講完這一席話，一再的嘆息。

無異人間地獄的天津

自七月廿九日，日本將天津施行慘酷轟炸，實行佔領之後，迄今津市治安秩序不但未能完全恢復，且愈益陷於無政府狀態中。

天津已成爲後方主要軍事根據地，陸上交通工具——北寧路及津浦綫下段，以及自津之各地公路，皆被日本佔領，作爲軍用。目下平津間及平榆間，每日雖對開一次客車，但因沿途兵車擁擠，每次誤點平均在十小時以上。北寧路已無形變成南滿路，所有一切機車，電話，電報，車站房屋都被南滿人員佔用。北寧路在目前名義上，雖然恢復辦公，然每次客車開

行時間及車輛調動，均須聽從南滿路指揮。

據傳日方爲使便利運輸，已決定將北寧路與偽奉山路接軌，改爲平奉鐵路，海上交通，事變前即被日軍強佔，除英商船隻不定航行外，中國船隻因日軍強徵，早已閉關。空中航行，亦被獨佔，在東局子有得大的飛機塢及格納庫，目下停有日機三十架。每日分飛津浦平漢等地偵察轟炸。津有二大營房，即海光寺及東局子，能駐二萬左右軍隊，且能儲藏大批軍用品。

最痛心者，即日軍在街上搜查行人時百般侮辱，人民爲避免危險，皆購置日本國旗，以作通行護身符。兩週前日韓浪人因製售日帝旗，而竟發了大財。他們佔領天津後，亟謀恢復治安，以減輕後顧之憂。乃利用無恥漢奸，組織「天津地方治安維持會」。職權等於市政府，分總務，公安，財政，工程及衛生五局。表面係由華人組織，但實際權力，都出日人指揮。因維持會各局，都有日本顧問，一切大小事件須經日顧問允許，始可辦理。天津漢奸極夥，彼此皆想爭奪官位，因是各種偽組織，紛紛成立。如大亞細亞協會，東亞協會，中日親善促

進會，東洋協會，華北自治協會，華北青年黨等。

維持會爲獻媚日本，自社會局成立後，即組織『教科書修正委員會』。蒐集中小學校教科書，任意刪改國語，史地，社會，公民等教科書。所有國恥史料，不平等條約，『九一八』孫中山，三民主義，黨國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等部份，皆完全刪除。認爲『有礙邦交』，『鼓吹革命』，『煽惑青年』。專修委會委員，即社會局長鈕傳善，教育長陶子權，專員林紹昌等，皆爲十足漢奸。此外有日顧問多喜等。以前所讀之教科書，皆被日爲『反動』。維持會爲了『改善青年思想』。指導青年入『正軌』，對日方表示親善起見，特令各中校，於本年，一律須採用經書及日本語，現各校均已遵辦。經書由老古董或一知半解之教員講授。所用教材是『四書註解』之類，售書舖所有經書，皆銷售一空。日文是日人教授，每校有日教員二人不等。教本內容，荒謬不堪。例如地理課中，將『滿洲國』僞組織視爲一獨立國，在日文課中極替日本宣傳誇耀。

日軍閥欲肅清『反日』份子，令各校實施『思想檢舉』，凡教員言行思想有『反日』傾向者，

均須加以檢舉。由學校檢舉，或官廳拘捕，因而大部教員學生青年，早已自動離校他居。一週前維持會將市立圖書館，通俗圖書館，閱報室，及其他民衆教育機關有『有礙邦交』『有煽動性』之書報雜誌，一律焚燬。壁上各種標語格言及總理遺囑等一律洗刷，另外換上『實現華北自治』『促進中日親善』『造成華北樂土』等荒謬標語。津市地方秩序，除租界外，至今仍未恢復原狀。警察全係徒手，因是日兵浪人流氓橫行，農民無法安業，復業者甚少，居民更不堪其擾亂。日兵浪人勒索錢財，強售毒品，更強姦婦女強架少女。城區近郊，村莊青年婦女被蹂躪者極多，故近日由租界逃避者甚衆，天津成爲人間地獄矣。

平津日寇燃犀錄

我相信大多數同胞都能想像到被敵人佔據的地帶將如何黑暗，「口頭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所不爲」，可以形容他們的一切，敵人到處號召「中日親善」，逢人便說「救民水火」，而且口口聲聲要將華北變成「王道樂土」，這是敵人從九一八以來，到處引用的公程式的假面具，

這時却整個搬到華北來了。

實際情形，當然是恰恰相反。他們是主宰，他們是暴君，他們是爹娘，他們所需要的是走狗，是婢妾，是畜生，感謝他們的暴行，促醒一般醉生夢死的同胞，甚至有若干漢奸，也沉痛懺悔，說是做過漢奸的，更有和敵人拚死的決心。

敵軍一天天增加，人民的房屋，也一所所被佔據，起先不是高樓大廈，還不屑一顧，現在快將波及全市了，商店不敢開門，但他們會打進去強取貨物，能給你幾張不值錢的老頭票，算是無上恩惠，否則貨物拿去，還辦你一個不照常開業，便是擾亂市面的罪名！居民僥倖免於屠殺，閉門躲在家裏的，搜查隊伍常不斷光臨。「搜查」是很簡單的，翻箱倒篋，鈔票，現洋，首飾……，被第一次搜查的搜去，手套，自來水筆，古玩，字畫……，被第二次搜查的搜去，鞋襪，手套，青年婦女……，被第三次搜查的搜去，於是第四次搜查的，一無所得，偶然拾得一本三民主義教科書，或者一面國旗，全家大小就都是共產黨，便衣隊，抗日份子，非處以極刑，不足以示『膺懲』了。

有一次他門打開一家錢號的倉庫，裏邊堆存着三四千包麵粉，他們指手劃腳，示意附近的窮人去搶，窮人得口裏出水，却不敢助手，敵人到很乖，佯爲走開於是餓急的人，先後動手，不上一小時，三四千包麵粉被搬走，這時又有一批敵人來到，大發雷霆，說他們口畫指切，認真一查，查到二千多包，捉了一百多人，麵粉充分，「土匪」槍決。

至於四郊，更屬悲慘屠殺平民，說是懲辦便衣隊，轟燬房屋，說是毀壞防禦工作，禾黍棉麥，均被刈去，生畜鷄犬，悉被徵發，可憐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只有任憑宰割。

平津火車，自八月十日以後，又復通行，平時二小時的路程，現在却須十餘小時，車行緩慢，大半爲檢查而耽誤，每個旅客，從髮根查到襪底，每件行李，從外面查到夾層，凡是學生模樣的，便衣隊模樣的，還得帶到辦公處拷問，因此查無音信者，日有所聞，青年女郎，尤難倖免，帶到辦公處之後，挨批的送往兵營充「看護」和「慰勞隊」，有兩位姊妹，在北平上車後受第一次檢查，敵人有意侮辱，叫他們當衆解開旗袍看看，阿姊照辦了，由他摸索一會。阿妹太天真，臉孔一紅，撅起嘴來說了一句話，於是全車旅客，看他們被帶下去檢查，

經過三天三夜的『檢查』之後，僥倖放出來，姊妹倆決計不來津，而敵人却不許其回家，非來津不可！平津兩地，一向作賣笑生涯的妓女，現在也改裝貌容躲藏起來，你可以想像敵人淫亂的程度，據說有一位漢奸，曾發一次良心，請求敵人軍官管束管束，敵人對他們哈哈一笑說：「這是佔領的地域啊！士兵們都是人啊！而且是年青壯強的人啊！」

「人」麼？全是野獸吧？

一點不錯，「這是佔領的地域」，生命財產，子女玉帛，全是他們的他們要用，誰敢不給？他們要殺，誰敢喊冤？他們的刺刀，支配着一切，在他們，真是「樂土」！

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樂」其所「樂」麼？讓我舉出幾件事實。

敵人很注意教育，各學校的課程，課本，都修改過，最近並發下若干似通不通的歌曲，說什麼「中日親善，拉手拉手向前進」，「日本勇士 威武勇敢莫與比」，逼着小學生唱，但是一出校門，他們唱的是，「中日世仇，努力打倒日本兵」，「中國勇士，威武勇敢莫與比」不知敵人聽了，作何感想？

我有一位朋友的當差，已經七十多歲，他每天問消息，我的朋友總告訴他消息很好，不料一天忽然不見了，查問之後，才知另外一位年青的當差，於吃飯時唉聲嘆氣，老當差問他爲什麼事，他說消息不好，保定也丟了，老當差聽了臉色大變，一個人私自走開，向南跪拜，說他已活了七十多歲，不願再活，決定找敵人去拚命，旁邊人還以爲他發神經，不料他竟一去不返。

英租界內有一所外國人開的飯店，日前來了一位「滿洲國」的要人。飯店裏的中國茶房知道他的來路之後，大家不理他，他按了半天電鈴，沒有人答應，於是皮作氣發，大喊茶房，這時茶房走過去，第一句就大胆的冒犯這位貴賓，「先生你要知道這是外國飯店，不應大聲呼喊！」客人更怒不可遏，「我按了許久電鈴，爲什麼你們都不答應？」茶房並不動氣，只冷冷的答覆他說「我們一向不侍候漢奸！」於是鬧到飯店老板面前，茶房先指顧客是漢奸，那位英國老板，不待旅客分辯便對客人說「先牛既是漢奸，就請去住日本旅館吧。」半小時之內，這位客人悻悻離去，不侍候漢奸的茶房，到底勝利了。

這等記載太瑣碎了吧，類似的事實，還多着咧，我不願再費篇幅了，總之，請你們放心，我們每一個人的血都已沸騰，我的心都活躍着，恨不得殺盡敵人，是與你們同樣的，不要以爲平津陷落了，牠只更強我們的愛國心，更足以促成敵人的敗亡而已。

當然，我們也不能相瞞，在民衆恨敵人刺骨的平津，照例的也有一批沒有心肝的，狗彘不如的漢奸們向敵人大獻慇懃，一般人都帶着半諷刺的口臉，稱之爲漢老，這名詞雖像很客氣，却很寫實，因爲敵人所找到的走狗，都是行將就木的老朽，比如北平的江庸，天津的高凌尉等，天津有一位王行林，則已八十二歲，堪稱不死的老賊（老而不死是爲賊），所以「漢老」者，乃老朽之充漢奸者也。

「漢老」完全受「顧問」支配，「顧問」說是，他們爭先恐後湊趣，顧問說否，誰也不敢再放屁，於是皇皇文告，把決定的一切用什麼會，什麼局的名義，發表出來，他們還侍像木偶似的，輪流作廣播講演，要他們公開的認賊作父，可憐這班「漢老」什麼都能做，而廣播講演的玩意兒，却對於他們太新鮮，最初他們發愁，愁的不是不會說恭維日本反抗中央的話，而是

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廣播機器說話，據說他們先請教「顧問」顧問替他們預備講稿，教他們怎樣念法。但是廣播的時候，仍然上氣不接下氣，一斷一續的比狗叫還沒有節奏。聽了叫你好笑。

漢奸那樣恭順，似乎應該有些特別好處，但就平津情形而言，却又不然，他們的寓處有衛隊監視，他們的一切，常受檢查，他們有時被扣留，有時挨打，他們的妻女，得充「模範慰勞隊」，他們的房屋，得儘先騰出駐兵，這都是人人知道的事實，我也犯不着用我這支筆寫他們的醜事了。

漢奸何以要做漢奸，一般人實在難以瞭解，有一位朋友曾很誠懇的問一位漢奸，「你年紀這樣大了，何必幹這一套？」他很坦白的承認說「我的經濟，實在沒辦法，不得不借此混混。」我的朋友又問他，「假如中央軍來了，你能混麼？假如日本人站定了，他們還要你麼？」真是一針見血！漢奸的前途，只有一條死路。那位漢奸，也內疚神明，漲紅了臉，不能置答。

所以多數的漢奸，是可憐的，他們沒有頭腦，不知天地，將來國家把他們槍決之後，我

希望閻王要把他們再回人間得點做人的智識罷！

自然，其中也有例外，比如庸報的一批，就該永遠打入十八層地獄，庸報的態度簡直比敵人荒謬，傳篇累牘，全是沒心肝的話，記得中央決定發行救國公債的時候，有一位署名「求幸福齋主」的（據說曾當過孫傳芳幕僚的何海鳴。）寫了一篇短評，極其諷刺刻薄之能事，看了真使人髮指，他侮辱自己，侮辱中央，更侮辱我四萬萬的同胞！我們盡力購買救國公債，一致殺敵罷。

敵人的軍隊，經過天津的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但是戰事一天天擴大，一天天延長，敵人的恐慌，也一天天加甚。因為我們前綫將士的忠勇，他使他們個個喪胆，南口一役，羽島和另一個師團，傷亡約在半數以上。現已調往山海關休養，平漢，津浦兩綫，雖說是我們有意誘他入深，但敵人的損失，也非常重大，北平，天津兩處的傷兵醫院，已擠滿五六千人，他們找得到的死屍運回天津火葬，每天燒得全市臭氣冲天，所以敵人最初還發表騙人的傷亡數目，最近一月中，連這騙人的數目，也不敢發表了。

敵人造謠，無所不至，但方法却很笨比如八月初的朝日新聞，登載一張照片，裏面有兵模形的兵士六七百人，他的標題是，「二十九軍某師某旅投降降兵士」，我不敢相信，何以我死不降的忠勇將士，會被他們虜去？仔細一看，原來照片內的，都是帽上有白邊的警察，就是唐山拍的。

這謠終不免露馬脚，但敵人除造謠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他們不但騙世界，而且騙他們，比如他們從國內徵調，都說是到平津駐守的，但一到平津，就得開往前綫送死，八月底曾有一千多人，由國內開來，原說只充後備隊，無須打仗，但一到塘沽，就叫他們穿軍裝，他們表示異議，推了幾位代表，向敵軍司令部質問，這幾位代表處死之後，那一千人只好垂頭喪氣上前綫，我也曾親眼看見一隊敵軍，由東車站下車，經過萬國橋的時候，忽有兩個兵士躍入河裏逃生，近來英法租界常捉到穿中國衣服的敵人逃兵，送交敵司令部處置，近郊並曾幾次發現敵軍自縊的兵士，多麼空虛啊！「皇軍」的內部，他們一旦潰敗時，必定如秋風中之落葉，不經一擊的。

敵人中之稍知是非者，也均不以大舉屠殺我國同胞爲然，我一位朋友認識幾位敵人的軍官他們於半月前曾這樣說，「當初的確想不到事態會如此擴大，我們預料佔據平津之後，中央一定不敢發動戰事，那是中國內部一定有糾紛，中央不免瓦解，我們的計劃，就可一步成功，不料中央軍在上海打得那樣利害，現在只有希望晉閻魯韓本保境安民之旨，和我們合作了。」哈哈 古今中外，沒有肆意屠殺他人，而存這樣大的僥倖心理者。但是現在山西閻主任已把貽誤戎幾的李服膺槍決了，山東韓主席，已親上前線督戰了，我們全國上下都一致在政府領導之下，誓與敵人拚死了，敵人應如何驚惶戰慄啊！

那位朋友又說，敵人對於平漢，津浦各綫之深入，並不樂觀，輕躁者主急進，穩重者主緩進，深恐中我軍作戰計劃，誘其深入之後一鼓殲滅，他們已不能掩飾其困難比如他們現在儘量在平津拉夫，輸往前方工作，因爲他們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找不到一個壯丁也，讓他們深入罷，正如宋子文氏所說的，敵人如敢深入，終將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因爲敵軍在淞滬迭次失敗，我們全國一致堅如金石的決心，以及敵人內部的分裂或許更

因國際關係之日趨逆調，敵人的恐慌，一天天明顯，敵人不是口口聲聲要掃滅中國軍隊，殺盡中國的抗日分子，以「皇軍」的威力，「膺懲」所有阻礙他的人麼？然而現在，他氣餒了，他恐慌了，他想討饒了。當然，他不肯坦白認罪的，妄想以另一種方法，求漂亮的下場，因此進行和平解決的空氣，甚囂塵上。兩星期來，敵人四出找人，進行「和平運動」，據說他們找過徐世昌，也找過曹琨、吳佩孚等，想他們出來呼籲和平，徐曹等表示不敢担此重任，吳佩孚更帶着三分秀才氣，對他們說，「要講和平，請把你們的軍隊先撤離華北，」敵人摸着不着頭腦，乃變更方式，於十月五日的庶報內，附送一張署名「華北各界息兵運動聯合會」的傳單，似通不通，非今非古的一篇妙文，顯然是敵方「支那通」的大作開頭便說，「人禍不已，天災是降，自夏徂秋連雨兼月，使此浩劫之餘，繁華化為枯夷，桑田變成滄海，方今仲秋雖去，而依然厲疫流行，殷愛曷已，此異常之巨變，非上天之示儆乎？雖云天道不言，而好生厭亂，實或無爽，吾人低察輿情，高體天心，厥知彼蒼示儆之意，示儆者何？息兵而已！接着說述蘆溝橋事變的經過，說日本怎樣要縮小事變，怎樣想和平解決，絕非日本陰謀吞併華

北，並且加上擴大反問，「如日本確有陰謀，（一）何以將兵家最忌之兵力，逐次增加乎？（二）何以舉事于青紗障起，最不利作戰之盛夏，而不擇秋高馬肥之好天時乎？」妙哉此文，把敵人惶恐求饒的心理和盤託出。勸告敵人，快快澈底覺悟，不要強求面子了，既要息兵，快滾出去，免得將來片甲不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上蒼示儆」，爾知之乎？

同胞們要大家努力，敵人如不澈底覺悟，我們一定打得他片甲不回，我有偉大的領袖，有忠勇的官兵，有四萬萬人悲憤所積的力量，而且有全世界的同情，敵雖強頑，又何足畏？我們忍受一切犧牲，任何痛苦，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百年來，我們受盡他人的侮辱宰割，而這次鬥爭之後，我們一定抬起頭來，忠勇將士和全國同胞所流的血汗，足以奠定中華民國永遠的基礎，炎黃裔胄，終將為全世界大放光輝的。我們聽到南口楊團的殉國，寶山姚營的殉國，以及各地悲壯勇烈的犧牲，常悲痛涕零，但我們也不得不破涕為笑，因為我們從此震天地，泣鬼神的壯烈犧牲中，看見中華民國的國魂了！

一張慘痛的統計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的關東軍，突然進攻瀋陽，以五百名的少數軍隊，驅逐北大營和瀋陽一帶四萬多的精銳東北軍，不到十一句鐘，完全佔領瀋陽，又不到三天佔領四平街，鐵嶺，長春，吉林等十餘要地，二十餘萬的東北健兒，竟似束手般地被繳械。這三天內，各處損失雖無詳細統計，但單祇以軍事一項來說，已可見重大的一斑。下面是瀋陽長春兩地軍事機關的損失概況，今日書此，更感覺有一種莫名的悲憤痛惜，深望國人讀此篇後，益自奮起，誓報此仇！

一，瀋陽方面

一，北大營——東北軍第七旅所損失的軍用器具：如迫擊炮，機關槍，平射砲，步槍，炮彈，手榴彈等，不下三四十種，合計約值三，九九二，七五〇元，其中數目最多的：有捷克式步槍一，〇七四支，輕機關槍二十九挺，平射炮十五尊，新七九式步槍子彈一，一二七

，○八四發，手榴彈一萬發。

二，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死衛兵一〇二名，傷一〇四名，重要文件器具被掠奪一空，損失各種槍彈約有百餘種，價值約三七，〇〇一，六〇五元。

三，東北海軍司令部——損失如軍用水上飛機，及各項軍用具，約值五〇〇，〇〇〇元

四，東北兵工廠——東北兵工廠是中國最大兵工廠之一，經十數年之經營，集東北之精華，廠址之廣，設備之完善，以中國方面言之，可以說範圍宏大，於十九日午前十時，爲日軍平田大尉帥隊佔領之，斃衛兵四十餘名，廠內重要機件，被暴敵全數運走，連同文件信印亦被攫去，據調查所得，損失價值在三二九，九六二，二九四元。軍械種類計有三百餘種之多。

五，航空處——於十九日午前十時二十分被日軍多門師團部佔領，該處有新舊飛機二六〇架，同時被日軍塗換日本符號，機身塗灰白色，兩翼塗紅日，（內有新購自捷克斯飛機二十架，尙未付清欠款）其餘汽車四十餘輛，機關槍一百餘架，以及機件百餘種，約值六千萬

元。

六，東北陸軍講武堂——損失有各種高射砲數門，重砲及加農砲十餘門，各種山野砲三十餘門，各種步兵砲三十餘門，各式機關槍十餘挺，各種步槍四千枝，其餘軍用零件多種，約值五百五十萬元。

七，東北迫擊炮廠——該廠所造迫擊炮甚著名，對於東北陸軍的貢獻也頗大，該廠十八日下午十二時許，約有敵軍二十餘名，至廠址後門，門有鐵柵欄，守兵被敵軍隔門擊斃，門不能開，因牆上裝有鐵絲網，欲攀不能，於是將門用手榴彈炸壞，蜂擁而入，同時有營副某聞警出視，見門已破，急隱門側，日軍以刺刀刺伊腹部而死，此時工人由夢中驚醒，急圖逃匿，日軍衆槍齊發，以致裸體死於床上者數十名，受傷者百餘名，衛隊長亦同時遇害，全廠被毀，總計損失迫擊砲二千五百餘門，砲彈二十萬發，汽車五十餘輛，以及各種原料工具理化儀器等，約值九百萬元。

八，東北學生隊——該隊學生約六百名，十九日午前，便衣逃出，日軍佔領後，將所有

槍彈，軍械，軍服，書籍盡數運去，總計約值二四三，〇〇〇元

九，東大營——東大營是東北軍的第二個營房，規模也很宏大，能容軍十萬人以上，奉到不抵抗命令後，全數退出，日軍偵悉退去，乃直侵營內，大肆掠奪軍械，子彈，以及款項，軍用器等悉被索去，損失數目不詳。

十，東北憲兵司令部——十九日午前十時被日軍佔領，副司令李炳忱率所部退出，（司令陳興亞，事前赴興安區，調查中村案件未歸，）該部損失槍械，馬匹；服裝，子彈等約值一五五，〇〇〇元。

十一，長官公署衛隊統帶部——同時被日軍佔領損失奇重，該部轄有騎兵隊，步兵隊，砲兵隊，手鎗隊，探照隊，衛戍隊，汽車隊，通信隊等等，各隊組織都特別完全，軍用品不但整齊，而且充足，惜無詳細損失統計，就軍械一項來說：計有匣子手槍四百五十餘枚，子彈一二〇，〇〇〇餘發，步槍子彈數十萬發，機槍子彈約有一百萬發，載重及輕便汽車約有二百五十餘輛，其餘炮，步槍，機槍，軍醫用品甚夥，皆被敵軍劫去。

十二，遼寧糧秣廠——該廠於十九日午前十二時被佔領，損失現款，東三省官銀號存款，機器，馬匹，糧秣等約值二百五十萬元。

十三，遼寧被服廠——該廠於十九日下午四時被佔領，損失有已成服裝六百餘種，以及遺存材料，皮革，現款與各工廠存物，亦被一併掠去，共約值七百六十萬元。

十四，東三省陸軍測量局——該局同時也被敵軍佔據，損失有實測原圖，地圖原版，理化儀器，書籍等多種，統計值七百十萬元左右。

十五，全省警務處——該處於十九日午前十一時被敵軍佔領。當十八日午後十時日軍進攻北大營時，黃麻長曾以長途電話報告在平之張學良副司令請示辦法，得令後，由該局通知各地警察，謂：『如日軍進城時，有索槍情事，可無條件交予，』於是文件，槍械皆被繳去，本處所屬之警官學校，亦同時解散，損失現款，步槍，手槍，汽車，等共值一，九五〇，〇〇〇元。

十六，省會公安局——十九日午前十一時，敵軍縱火一部份被焚燒，全市警士約六千餘

人，盡被解除武裝，損失也很重大。

長春方面

一，南大嶺——據調查所得，建築物，槍砲，彈藥，糧秣等損失極大，計

(甲)燒去軍用柴草六十餘萬捆，麵粉黍米等糧食無數。

(乙)重砲六十餘門，砲彈一萬六千餘發，機關槍十餘架，鎗彈二萬五千餘發，迫擊砲十餘門，平射砲四門，小鋼砲六門，山砲二門，步槍四千五百餘支，砲彈一萬五千發，鎗彈二十萬發，吉長鎮署大小鎗三百七十餘枝。

(丙)營房彈藥庫，馬廠，軍械庫，糧秣廠等房屋七百餘間，以及南大嶺附近民房住宅被砲火焚燬的，約計十分之六。

(丁)挽砲車馬七百餘匹，又軍需物品如軍服皮袋等，損失也甚夥。

二，二道溝(寬城子)——砲兵營損失野砲四門，機槍數架，步鎗七八百支，砲彈五千餘發，槍彈二萬餘發。步兵三營，損失步槍二千餘支，子彈五千餘發，其餘軍需用品，亦悉數

敵人暴行實錄

損失。吉長鐵路警被燬營房數十間，大小槍支百餘支，子彈萬餘發，其他零星物品，無從估計。

敵人鐵蹄下的東北同胞

說起來真也痛心，我東北同胞自從深入敵人鐵蹄下以後，竟連寫信的自由都沒有了，同時，個人的書札，信件，也竟被檢查起來。這真令人大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日本人之檢查我人書信，蓋是爲嚴防一些「反動」份子也。起先，倒還馬馬虎虎，孰知自從去秋以來，對於此「檢查書信」之事項，則尤其異常嚴緊，凡自內地寄往關外之書，或關外寄至內地之信，無不特別注意。萬一，若經連次發現類似同一性質寄交某人之件，則預將其人探悉，偵察確實，則立即出以逮捕，認爲有「反滿抗日」之行爲，爾雖無反動事實證明，或有不法行爲發現，然亦九死一生矣。故關外對於其流亡內地人，每囑無事不要寫信。唉！亡省之慘痛猶如此，亡國之慘痛，則更將爲如何呢？我，真有點茫茫然，淚潛潛了。

在東北，大概每家有一方地者，則有一二枝槍。小康之家，則有二十枝，三十枝不等。大戶人家，則百枝千枝者亦有。然自康德元年（滿洲國之年號，即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是也）。我們的『友邦』人爲要防止變動，和殲滅義勇軍起見，故特乃效秦始皇之策，沒收全東北人家之槍械。先由村送至鄉，後由鄉送至區，再由區送至縣，又由縣送至省，後由省再送到偽滿政府。

在沒收時，『友邦』爲要不使東北同胞怨恨起見，（無論怎樣，你總消磨不掉我人怨恨你之心）。特用一種『收買』辦法，每枝大槍，上等的可得四五十元，中等的二三十元，下等的十五元，火槍則五六元一枝。在這時，倘若要有一家不繳，而被抄獲出來的話，那你全家不僅執行槍決，而凡是你同家同姓的，或左右四隣，皆都一律遭殃。人言『滅門九族』，誠然，這真比『滅門九族』還要厲害百倍哩！

因爲有了這個嚴厲的限制後，所以，那時東北的人家，真是沒有一家不敢繳。雖然，心中個個都在怨恨，憤怒，然而『敢怒而不敢言』，『心有餘而力不足』，故也祇得白喚『奈何』了。

北平淪陷以後

最近遇到一位從北平脫險歸來的朋友，談及北平淪亡以後的種種，使人悲憤填膺，恨不能即日揮戈北指，驅除日寇和一切無恥漢奸，還我文明蒼翠的故都。此仇此恨，不知何日可了。現在且把敵人的暴行和醜狀寫在下面：

友人和他的一家八口，是於九月廿五日離開北平的。當敵軍進城前後，他們因為無法走出，只好冒險待着。幸而所住的地方尚為僻靜，所以還不曾受到十分騷擾。可是那苦悶的滋味比什麼都難受。第一、是得不到南方的消息。每天所見的祇有漢奸報，不是說：「今天中國飛機被擊落一百五十架」，「就是漢口炸成焦土」等等怪消息。據友人統計，一星期中所載擊落中國飛機的數目，業已超過一千架。幼稚到使人不能相信。他們悶極了，就只有冒險到街上去打聽消息。然而戰事的真消息依然沒有，却聽到了許多關於敵人的新聞。

街上青年人，只要身軀強壯，剪平頭的，即遭逮捕，捉去以後，先將兩手的背用刀割裂，然後詢問，不答，或答得被認爲不滿意時就將煤油灌入鼻孔，死而復甦者幾次，再行監禁或處死。

北大西齋被當作馬廐了。第一院大樓上住著軍官，下面是兵士，一切陳設隨意糟塌。燕大雖有英人守門，日寇不敢進去，可是學生到者寥寥。有一天，校中派了一位美籍教授親自到天津去迎接學生，可是等到校時，比在津動身時的人數，已減少了五人，因爲到北平車站以後，這五人竟被扣去。美教授親向日兵交涉，日兵說：「中國人的事不要你們管」。後來這五人竟無下落，不知性命如何，就只有日寇知道了。

摩登女子，也被捉去。說是叫他隨軍出發，去安慰士兵的。除開日兵自己在各車站各旅店搜尋截留外，又下令公安局挨戶徵求，凡年青貌美的女人都須獻出，否則罪其家長。現在北平的女同胞，都恨不得將面貌弄得奇醜不堪，方能免死免辱。

各校男女學生在八月廿日以前尙可逃出，自從我南口失陷以後，日寇更肆無忌憚，能夠

平安出京的，十不得一了。

日兵在市場上兇橫不堪，大小商人均被欺侮，我友人家附近有一家肉舖和一家理髮店，一天肉舖中掛着半隻豬，尙未開市，一個日兵走來，將這半隻豬拿了去，只給兩角洋錢，店主人當時不敢與抗，待其去後，越想越氣，竟一頭撞死了。

可是也有極矛盾的情形，那理髮店中，有一天來了一個日寇軍官，當理完了髮的時候，那軍官忽向袋中摸出一張照片來，指着照片的人物用半生半熟的北平話對店中人說道：「這是我的媽媽，這是我的妻子兒女。」再也見不到了，見不到了。說着眼淚就掉下來。

就在這天的下午，聽人傳說：「天壇吊死了十幾個日本軍官」。

友人素性好奇，便冒險跑了去看。那時南口正打得緊，守天壇的敵兵只有兩個。友人從後牆爬了進去，見敵屍纍纍，有的已被解下來，有的還掛在樹上，最慘的是一個年輕軍官，似乎剖了腹又上吊的，手中緊執着一張紙片，上寫：「不願再爲日本人」。還有一個靠着一株柏樹勒死了的，就在他的身旁樹上，刮去樹皮，用鋼筆之頭寫着一首絕命詩，友人把牠譯成

中文，六意如下：

「鄉國東望，暗雲深，苦我軍來爭戰頻，慈母衰顏稚子哭，何時再與夢中親」。下書田中誠一郎絕筆。

友人又說：「從八月十五以後增來的援軍當中，十有八九都是長了鬍子的三十五歲以外的中年人。間有十六七歲的少年人，不知是他國內的壯丁已經抽完了呢，還是把壯丁留看好打別國」。

日寇鐵蹄下之舊都

客有自北平歸者爲予言城中情形甚詳。據云：予此次間道南歸，途中備歷艱難險阻；自不待言，尤有甚者，則雖有金錢，不能購取食物，致在陳三日。總計此行共用三百餘金，然能苟存性命，亦屬倖事。北平自廿九軍因戰畧關係，退守保定，即陷於敵鐵蹄之下，城中一切雖仍如平日，惟充滿血腥氣味之醜惡事實，則隨處可見。新聞因受統制之故，報章所載電

訊，多不真確。人民與外間消息完全隔絕，直與置身監獄無異。城中同胞渾渾噩噩，雖如常生活，然終不能掩飾一種強為歡笑之淒惋情形也。各公務機關多照常辦公，職員亦鮮有更調，每一機關有三數東瀛顧問，從中監視，雖獲自由措施，由是職員中之稍具愛國思想者，無不如芒在背，一刻不安，精神上之痛苦，匪言可喻。中秋節日，予尙未離平，城中之怪現狀，尤深印予腦海，蓋是日此間情形至為熱鬧，馬路兩旁電桿上，均繫沿線掛小紅燈籠，商店及大戶住宅門前亦有同樣佈置，各公園及故宮太廟，前之封鎖禁閉者，是日均開放，任人遊覽，北平公園（原名中山公園，敵人擅改今名。）並有三數走狗演講，高談親善提攜，藉以煽惑人心。尙有東瀛人主辦之宜撫班，督率一般義務小學生舉行提燈巡行，各小學生年少無知，自覺欣快如恆，然一種洋洋得意之神態，則誠足使有心人與啼笑皆非之感也。總之今日之北平同胞，不啻陷身於黑暗世界，必待我國軍旗開得勝，克復幽燕，始能重見天日云。

轟炸後的嘉興

記者上次由杭州出發赴浦東上海一帶視察的時候，是十月十二夜，那正是杭州車站被炸之前夜，車站還是很完美。昨夜適為匝月，記者又由這車站出發，曾幾何時，這裏已成一片瓦礫場，令人不勝感慨。

車於夜色倉茫中前進，車中旅客尙覺鎮靜，惟車行甚緩，夜半始達嘉興，嘉興車站亦已非舊觀，前次過嘉興時車站祇有月台和天棚一部受損，而車站則仍矗立無恙。此次到此，車站全成焦土，僅剩一水塔而已。

城內景象也大不同，前次到嘉興也是這時候，那時還有街燈，旅館，吃食店以及雜貨烟紙店還有夜市。雖然戒嚴，但是街上還有黃包車，還有行人，這一切現在都變了，都沒有了，所謂「死城」，也許不是過當的形容詞吧，這令夜行者感覺到恐怖，假若嘉興不是一個舊遊地，假若沒有朋友寄宿處，那可真糟，也許要長夜做着門外客。

好容易，記者找到了我所要找的地方，他們却還沒有睡，似乎在等些什麼，也像在忙些什麼事，朋友們看了我到了，都很詫然。

我告訴了我的來意和還要到平湖和乍浦去視察的計劃，可是因為交通上的艱困，一個普通人是不容易達到目的的，終於聽從了朋友們的勸告，決定當晚離開嘉興。

離開車尚有二小時，到此既屬不易，就乘着這短短的時間，到外面去看看，在嘉興炸得最慘了的地方除車站外，要算天主堂，所以我拉了一位朋友先到天主堂去視察，這天主堂，前次記者過嘉興時曾經路過，地點是在嘉興中山紀念堂附近，一所很高大很富麗的羅馬式的建築，一個禮堂可以容千餘人，禮堂前有二磚砌高柱，矗插天空，上懸兩大幅意大利國旗，人們以為這是嘉興的一個較安全的地方了。不知八號那天，敵機竟不顧一切，在這天主堂的上空瘋狂轟炸，投彈竟至十餘枚之多，天主堂僅僅剩了一個禮堂和那兩個支着意大利國旗的高柱，其餘一切建築都毀了，堂的右側就是靠中山紀念堂的大廣場的一面，有一個收容嘉興孤兒的仁愛堂，也被轟炸了，有七十多個孤兒都慘死在敵人炸彈之下。聽說還有一個法籍神父也被炸死了，又聽說這些孤兒都躲在防空壕裏，因為敵人將防空壕的門炸壞這些孤兒大多是活活地埋在壕裏悶死的，這位神父也與這七十多個孤兒同歸於盡。還有一個插了紅十字旗

的醫院也同被毀了，死傷多人，由此我們更足證明敵機唯一能事，就在屠殺平民，轟炸慈惠機關，而轟炸紅十字會轟炸第三國旗下之人民，也似乎是敵機的唯一國際信義。這七十多個孤兒的慘死，將是敵人在世界文明史上永遠揩不去的污點吧。

禾城最熱鬧的北大街，也被光顧了四五個炸彈，高大的三層樓洋房，毀了很多間，聽說商店搬了不少。

縣政府的前進，亦已炸成焦土，跨過連河的百麗橋，也被摧毀，甚至僻巷茅房也着炸彈，這證明敵機轟炸嘉興已是毫無目標地亂炸了。

電燈廠被毀，還是前天的事，自前夜起，嘉興已經是沒有電燈的黑暗世界。

在嘉興還聽了平湖一點消息，這是比嘉興還慘的消息，敵機在平湖，在五六七三天內投了三四百枚炸彈，死了一兩千人，房屋燒了兩三天，往昔的「金平湖」現在已是「瓦平湖」了，言之慘然。

敵機毀我文化機關

自滬戰發生以來，敵人以一再失利，遂派多數飛機，至我各重要都市肆意轟炸，計南京，杭州，南昌，漢口等處，及京，滬，杭，浙，贛，粵各鐵路沿線，均曾迭次有敵機投彈，而被炸者，多為我後方文化機關團體。八月廿六日敵機六架，飛至南昌轟炸，投彈於農學院及鄉村師範，炸燬房屋甚多，聞農學院之圖書儀器損失鉅大，又南昌葆靈女學校亦被炸燬。同日敵機廿餘架，分兩次來襲南京，因我高射砲控制嚴密，敵機不敢低飛，遂於數千尺之高空，向京市東南各部人烟稠密之區，亂擲炸彈及燒夷彈數十枚之多，被燬者有中央大學實驗中學，炸燬房屋八十餘所，死傷工人伙役多名，遺族學校及城中有三醫院亦被炸燬。敵人此種暴行，與一二八時燬我上海文化機關，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勞動大學，中國公學，持志學院，及此次炸燬天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上海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大同大學，滬江大學，音樂專科，上海師學院，上海法學院，正風文學院，同德醫學院，持志學院，復旦

大學，大夏大學，商船學校，東南醫院，市立體育專科等，同爲燬滅我中華民族文化之有計劃的殘暴行爲，其破壞世界和平之猙獰面目，實已暴露無遺矣。

聞北火線上的工人

一羣殘殺暴戾的瘋狗，已經屠殺失掉他們的人性了。他們對於中國的士兵以及非戰鬥人員的殺戮，是極盡其殘酷的能事的。

上海戰事一發生，黃浦江裏就發現了許多赤身露體被殺的壯丁。在前方，轟炸砲擊不用說；在後方，非戰鬥區域的人民被炸死傷的數字，只有超過前綫的戰鬥員。

比如這次聞北我軍的撤退，敵人更用種種非常殘暴的方法來屠殺我們的士兵及人民。據大家知道的，如有一個兵士，敵人先叫他自已把泥坑掘好，然後用槍打死了，把他們踢進泥坑裏去；又有一警個士因來不及逃出，致被敵人活釘在板上，再用刀剖殺；其餘種種不堪設想的毒辣的方法，這次在國際視聽之下，他們都不顧一切地幹出來了。

記者昨天由關係方面聽到一件很悲慘的事情，原來在閘北有十個工人，結果只有一個逃命回來，餘外九個人統統都死在敵人的魔手裏。

據這逃出虎口後的一個工人說，他們這十個工人，本來是在閘北軍中做工事的。廿六日我軍突然撤退以後，他們十個工人事先不知道，到廿七日早晨他們由住所出來，才發見已被敵人包圍了。這中間有一工人，剛踏出門口，就被敵人的槍聲嚇住了，他再想逃進來，而敵人已追蹤着進來了。

當他們十個人被敵人搜捕以後，就用繩子把他們反縛了手，連串在一齊，把他們拖到廣肇山莊，就用筆在紙頭上寫了兩個字，說是：「槍殺」！並且兇兇地叫他們跪下來，中間有一個人果然跪下來了，但大多數都不肯跪，這中間有一個敵兵馬上就用刺刀狠狠地對中間一個工人刺一刀，那個工人疼得狂叫起來，噴了一身的鮮血就倒下去了，於是第二個，第三個，照樣都在有刺刀底下犧牲了。

這樣十個人，已犧牲了三個，現在還剩七個，這七個人就被押着走了一段路，又把五個

人帶到一間屋子裏去，只聽見裏面，乒，乒，乒，乒，幾聲槍響，一忽兒工夫，幾個敵軍出來，那五個伙伴都不見了。

於是現在只剩兩個人了。

這最後兩個人，敵軍又準備來施行他們的屠殺了，於是這兩工人就苦苦地求他們，他們哀求了半天，大概敵人也有所謂「良心」發現吧，就說：「明天再殺吧！」

於是便叫他們扛機關槍，兩個人扛來扛去，一直扛到晚上，總算讓他們睡了。

到晚上，幾個敵軍睡着了，這兩個人，睡在亂磚頭裏，那裏睡得入眠？就輕輕地爬起來，爬進蘇河邊，把衣裳脫掉了，由河裏偷偷地游到對岸去，但這個人中間，有一個是不會游泳的，於是這會游水的人，便自由地游到對岸，逃出了那九死一生的虎口。

當他爬上岸的時候，那不會游水的工人，還蹙在河邊，在望着他呢。

畧記四十年來日本人屠殺中國兒童事

上海戰事日漸外擴了，據新聞紙的報導，日本軍事當局，因羅店登陸又告失敗，將在口外的三十餘艘兵艦，每艦各隔一海哩地佈置在沿海各地，預備從各方面繼續游擊戰爭，這完全是襲取三百年前明代倭寇的故智。

就由於日本的這種行動，使我想起了詩人袁宏道有關當時兒童的兩句詩：「兒童也解談東事，簫鼓何因動北鄰？」在那時候，兒童是和現在一樣，不時的關心着自己國家裏的事的，大概就由於中國兒童不能忘掉自己的國家，所以那時的倭寇，對於中國人的屠殺，便是兒童們也竟不能免。

但這裏，我並不想說得那麼遠，只想談談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以來，中國兒童被日本人屠殺的事。甲午年的中日大戰，從戰爭開始，一直到劉永福退出台灣，中國的兒童和孕婦，被屠殺的很多，中國新聞紙及書籍上，有的是這一類的記載，就是歐西，對於日本這種「野獸」的行爲，在那時，也常常加以痛誡，如「倭寇殘殺記」一類的通信，是時時地揭載在他們的報端。下文就是其間的一節：

「內中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出浮水面，向着日本兵悽慘的哀求。將近岸邊，那日本兵就把槍械來擄，竟當心擄了個對穿，第二下就擄這小孩子，只見洋槍刺一擄，小孩子就擄在那槍頭上，只見他豎起槍來，搖了幾搖，當作玩耍的東西，這個孩子約只兩歲，那女人伏在地上，尙未擄死，用了將斷的氣力，要看起來看這孩子，剛要起身，翻身便倒，日本兵就照屠戮別人的法子，也把這女人斬成幾段」（旅順落難記）。

這是當時的一個英國記者的記載。同時他還寫了許多「一個婦人被擄後睡在地上，還想着最後的力量，向被扔在幾尺外的地下的嬰孩身邊爬」的慘景。這是多麼殘酷的非刑，想不到竟加在還在吃奶的孩子們的身上，稍有人心的人，請問誰願這樣做，然而日本，豺狼成性，他們是什麼都不顧的。

大的兒童，當時被屠殺的那是更多，如「倭寇殘殺記」所載：「最後有二人過河，一人攜帶二孩，過河登岸，尙在立足不定時，有馬兵一隊，跑來殺去一人，剩有一人，同一孩退避入水，馬兵亦從岸彈之。」這類似的事實，真是書不勝書，作為中國新的生命的兒童，在四

十年前，就橫遭了日本人這樣的迫害。

接着中日戰爭而來的，是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的入津京，日本是其中的一國，當時日軍進了津京，便硬逼着每戶人家掛「大日本順民」旗，且屠殺了許多無辜的老百姓，兒童當然成爲了必然的受難者的一部份。到現在，在法國人的書冊裏，還保存着那時的紀錄：

「從一堆破碎的盤碟下，我們看見一隻狗在那里拖什麼東西，走近一看，才是一個小孩的屍首，他的頭頂骨已破了，這狗正在吃這小死人的腿上的肉……哪，那裏正堆着一堆破碎的小孩們的玩具，可憐的洋囡囡，無疑地是曾經做過這宅子裏的一個小孩的酷好的愛寵。然而這小孩呢？他的頭已經給人擊碎了呀。哪，那裏還掛着一隻雀籠子，雀子還依然關在裏面，祇是已經兩爪朝天死在籠的角落上了。」（庚子外記）

這慘象，是多麼的夠人酸辛，夠人憤激。中國人，未來的中國主人翁，是慘遭着如此的殺害，甚且被殺害至四十年之久而不能復仇。人間最痛心的事，真沒有比這更甚的。然而，這血債，現在總該是清結的時候了。

往後，日本人對中國兒童的大屠殺，是始於九一八瀋陽事變。通過一二八上海戰爭，一直到現在沒有終止。中國的兒童，在這幾年內，被屠殺的數量之多，如果有精確的統計，那將震動整個的世界。一二八上海四童子軍被屠殺一類的事，姑且放在一邊，這裏，只想說一說今年冀東三百多兒童同時爲日本人屠殺的事。

是今年的春天，在冀東偽自治區的一個中國小學裏，日本人來實施奴化教育，放映川越入京的新聞影片，當片子放出川越大使的時候，兒童們是毫無反映。而在蔣委員長出現於銀幕時，孩子們不約而同的叫了起來：「蔣總司令！蔣總司令！」這樣的呼喊，在日本人看來，是極其嚴重的，中國的兒童們畢竟忘不了他們的祖國！於是在影片放完，孩子們放學回家的時候，機關槍已經安置在學校的門前，把三百多個小生命，全部的掃射了。

這是當在冀東的每個人人民知道的事實，是多麼的刺我們的心。這三百多個小生命，每一個都是我們的中國人，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好兄弟。然而他們，這些新生的嫩芽，是一一地被日本人戕殺了！至於因說冀東或滿洲是中國的地方而被殺死的兒童，那更不知道有多少。

敬愛的讀者們！當你們看完了這些事實，你們能不痛哭麼？你們能不憤怒麼？只要身體中還流貫着中國的血，只要身體中還燃燒着正義感，爲着中華民族的前途，爲着我們的小兄弟，爲着人間的正義與和平，你們能不惜然而起，來和這殺人不自覺的人類的毒賊拚命麼？敬愛的讀者們！時至今日，我們如果不和殘暴的日本人抗戰到底，我們不但不能維持我們的孩子的生命，就是我們的自身，也是非滅亡不可呢！

慘 酷 的 空 襲

全面抗戰展開以來，由於我方抵禦得法，敵艦活動力幾極渺小，無一得逞，乃不得不轉變戰畧，以空襲爲主，其避重就輕，顯而易見。敵機倏擾，不僅局限於迷天砲火的陣地，西則進窺太原，東則覬覦山東，如兗州、濟寧的連日被炸，魯南、魯北各縣時來偵察，皆基於一貫的局勢，有以使然。茲再分敘空戰狀況如下：

南京方面：

自十月十九日敵軍發出無理通告後，事實上即已於該日及二十日兩度進襲，至二十一日本爲敵方此項警告限期達到之日，但各國外交人員，均仍駐京，即美使參森離京之舉，亦告中止；我京市當局於防空嚴加戒備，準備敵機來襲，迎頭痛擊。惟是日卒仍平靜如常，毫無異動，衆信殆因天雨，上海敵機場地滑不能起飛之故。翌日（二十二日）果於晨十時一刻，有敵轟炸機及驅逐機五十一架來襲，兩軍相遇於京郊，即發生猛烈戰事，常有敵十餘機竄入京市，到處投彈。事後調查：敵機在郊外計被我擊落四架，我亦有一機被迫降於三河渾水上，二戰士受傷；至中央黨部被投數彈，燬屋多間，其餘損失不重。至下午一時一刻，敵機廿二架又來作第二次侵犯，因我軍早列陣迎擊，未曾侵入市空，僅竄至浦口及京滬車站一帶，投十餘彈而去，除炸燬我民房數千間外，下關英商和記洋行亦經被炸云。查敵機於是日不但襲擊京市，上午七時，且有十機飛清江浦，在運河北岸投彈；而尤堪注意者，上午十時更有敵機四十九架，分四次飛江陰空襲，投彈至三十餘枚，當被我擊落一架，下午四時半又有敵機十餘架前往窺察，至第一次襲京敵機，當折回鎮江上空時，被我機三架攔途追擊，有一架

墜毀於靖江縣境。此二十二日敵機侵襲之情況也。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敵方似係因國際觀感，反響殊大，對於侵擾首都，一時趨起不前，惟對於江陰，當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半，又有敵機五十餘架，飛往轟炸，任意投二十餘彈遁去。至二十五日，又傾全力進犯首都，於上午九時半起至下午四時半止，有敵機九十六架先後五次侵襲，為空戰以來最嚴重之一日。計第一次來三十一架，第二次來三十二架，第三次來六架，第四次來十二架，第五次來十五架，均因我空軍出動迎擊甚得時機，在京郊即發生激烈戰事，大半已被擊潰退，故僅有一小部份竄入京市上空，但敵機一仍冒險在各處投彈，並用機槍向下掃射。事後調查所悉，此役敵機被我擊落五架，（大半為高射砲所擊中）其機隊長板本被我擊斃。至我空軍應戰，亦有兩架受傷。查敵機投彈總數，在二百枚以上，故各處被炸狀況，至為慘酷，而文化衛生機關之受難者尤夥。如中央通訊社總社，社屋全被焚燬，京市黨部，哈瓦斯通訊社南京分社，中央廣播電台等亦均被炸，中央大學文學院，全部炸毀，尚有衛生署，中央醫院附近一帶，四牌樓衛生事務所分所，廣東醫院等亦均着彈多枚。至商店民房被毀者，則有三條巷，江東門，建康路，

門東，邊營，劉公祠，針巷，中山碼頭，美新煤炭廠，三汊河，政和街，觀音寺，頭條巷，二條巷，宰猪巷，大紗帽巷，和合街，和合里，峨嵋路等一帶房屋多所，其死傷人數，一時雖無詳確數字，但轟炸區域既如此廣大，可想見為數不少。查是役敵機所轟炸者，均為於軍事無關之文化衛生機關與民宅，被炸死及受傷者俱為平民，其野蠻獸性，完全暴露矣。尤堪注意者：江陰方面，敵機既已數次進犯，而當廿五日敵機襲京，尚同時有五十餘機再度至該處進襲，其計尤為凶險，蓋企圖其軍艦得上溯長江轟擊南京，故派機頻頻轟炸，但結果我防禦工事，屹然未動云。廿七日敵又三次襲京，第一次十一架，於上午十時許進襲，第二次九架，於下午零時四十分進襲，第三次於五時一刻進襲。八卦洲及浦口方面，平民生命房屋均遭巨大損害，但我軍應戰甚稱得手。當城外交綏時，曾窮追至嘉興一帶，有敵轟炸機一架被我擊落，其餘逐出之機，雖曾分飛蕪湖淮陽及句容各地投彈，惟損失不多。連日與敵機交戰，我空軍神勇痛擊，保衛首都，各方極感興奮云。廿八日敵機窺京野心仍熾，曾有十餘機前往侵襲，均被我軍擊潰逃竄，僅在句容投三彈，江陰投五彈而去。

敵人暴行實錄

首都爲敵軍轟炸之總目標，一切情況，既如上述，然敵尙分飛各地，四出侵擾，如廿五日敵機一架在高空，面向我軍艦投彈，廿六日曾飛白茆口偵察，且被我擊落二架，一落太倉，一落雙鳳鎮附近。海州既於二十日發生海空兩軍劇戰，至廿八日又有一機連續於上下午飛至該處投彈，並在銅山車站，運河北岸等地轟炸；是日敵機尙進窺青陽港，被擊落一架，廿八日廿九兩日飛徐州投彈，而廿九又襲淮陰，凡此皆江蘇境內重要地區，無不受敵蹂躪，似與襲京之計，相互呼應也。

廣東方面：

檢取敵機侵擾之真象，在旬日以內，幾使市民於不能喘息之時間內，肆意轟炸，除廿八日夜間因天氣關係，一時平靜外，連日均無分晝夜，繼續進窺，其集中點在廣州，而波及之區則如虎門潮州等處，亦甚劇烈，卽廣州近郊村落，無故受襲者，總計亦有十四鄉鎮之多，其慘暴可以想見。茲誌其侵襲概況如下：（一）廿一日晨敵機約在二十架至三十架，襲擊廣州，轟炸兩小時以上，是爲廣州空前未有之空襲。日機於六時二十分出現於拉拍（譯音）島上後

，即二三機一隊分飛廣州，在數地施行轟炸後，即有若干架西飛，若干架北飛，惟經短時間之平息後，飛機即復出現轟炸，彈如雨下，轟炸之聲，與地上高射砲聲相應，後我機若干架出動，于是空戰隨即發生，在東北各部空中，互以機槍射擊。據事後調查，敵機被我擊落四架。是日下午一時三十五分又有敵機十五架，第二次進襲，在東北二區出現，經我空軍奮勇迎擊，敵張皇投彈十餘枚，僅傷數居民，即行遁去。同時，我空軍亦於是日去東沙島附近偵察，向敵艦投十餘彈，一中敵艦甲板，勢已受傷。(二)廿二日敵機九架再襲廣州；輪流進攻，達三次之多。晨二時許來襲，至六時許被我空軍及高射機槍擊退，隔約廿餘分鐘，復闖入市區及附郊投彈。十二時半復有敵機六架來犯，至二時半復被我擊退，敵機前後共投彈廿餘枚。我軍擊落敵機兩架，均在近郊尋獲。(三)廿三日敵有重轟炸機及若干輕小戰鬥機於上午零時三十分起迄七時五十分止三次來襲，經我機及高射機槍砲夾擊後，又擊落多架，敵在市區各地投彈數十枚，死傷無辜市民百餘人。是日機師黃廣慶奮勇追敵，在南門外爲敵機多架包圍，被迫在河南降落，幸人機均無大礙。(四)廿四日上午三時五十分，敵機三架，繞道崖門

襲廣州，我空軍曾在江門附近上空截擊，但敵機且戰且竄，闖入市空，向中山紀念堂投彈，常炸穿一洞，及在附近落彈數枚，炸燬民房兩間，死傷市民十餘名，旋在市東北兩郊投彈三枚，亦燬房屋數間，死傷居民十餘名。下午四時敵機兩架又侵入廣州市空，向城西北兩方投十餘彈而去，燬民房數十間，傷平民數十名，是日下午，敵機並在瓊崖投彈。按自二十一日迄廿四日，敵機日夜來襲廣州，不下二十餘架，每次進擾一至五小時不等，尤以夜襲為甚，前後共投彈百餘枚，平民死傷達數百，因日夜有警報，無從確計，重投者多不救，死者體不全軀，傷者亦鱗傷遍體，慘狀令人不忍目覩，其居心何在，誠令人莫測。(五)廿五晨即有敵機一架偷窺粵市上空，盤旋約二小時許，未投彈而去，至二時十五分，又有敵機一架，再度窺粵，在高空徘徊，經我防空部隊嚴密監視，敵機未有投彈，於四時許向東南方面飛去。及至上午十時九十分，敵機一隊又圖襲擊粵垣，經我派機在虎門附近天空截擊，激戰約廿分鐘，敵機不支，且戰且逃，在虎門附近擲彈數枚，落洋面及田野，有一敵機仍欲闖入市空，但為我機尾追不捨，卒未能達到市區上空。(六)廿六日上午一時至四時，敵機四架輪流

來襲，飛經廣州上空，在黃埔投兩彈，死傷江面漁戶數十人，旋復飛清遠歸彈五枚，燬民居三十餘間，死傷男女二百餘人，經我機隊追逐，四時許向東遁去。午十二時十分又來三架，由西南方來襲，經虎門時，遭我高射砲猛擊，在荒山及江面投彈數枚，即行逃遁，我無損失，另有敵機一架，經南海縣屬白沙投彈，毀村舍數間，死傷農民三十餘人。按敵機連日轟炸粵垣，截至二十五晚止，市民慘死已查明者達二百零六人，廿六日掃除東華東路，東豬欄，西華路，陳家祠，朝天街，大塹街，雙槐洞，白雲路廣雅中學等，及被燬民居，復於瓦礫中掘獲屍體五十六具，均焦頭爛額，肢體不全，慘不忍觀，死者家族，圍泣搜尋親屬，其有尋獲者，抱屍哀號，慘不忍聞；其不獲者，徘徊失措，有若瘋狂，再傷救治無效。在醫院殞命者，截至廿六日午止竟達七十九人。（七）廿七日敵機又連續五次進犯廣州。上午零時五十分，即有敵機一隊，繞道過西郊，沿粵漢路北飛，窺向我交通要區，至三時餘有一機竄入市空，在長庚路與粵秀山麓之間，突放機關槍一排，向下掃射，經我高射機關槍隊還擊，倉皇高飛，向東逃去，市民方擬安息，詎至五時五分，復有敵機由北方飛來，掠過市區上空，向

敵人暴行實錄

南飛至粵漢路江村以上投彈。至八時半又有敵機十架，分作兩隊，第三次來襲，其一隊四架由西南方飛入市區，向粵漢路南站投彈三枚，該站附近燬民居三十餘間，死傷百餘人。另一隊六架沿粵漢路飛江村站投彈，炸燬該站附近橋洞少許，又在大朗站投彈，燬工房一所，未傷人，在銀蓋約投彈十餘枚，均落荒野，該路交通，幸無妨礙。至下午二時，敵機三十架，又分數隊，作第四次侵襲，與我機在市郊遭遇激戰，未入市區，僅在北郊石井附近投數彈，即沿粵漢路北飛，在江村站以北投彈，至四時許分向南方逃逸。下午五時十五分，敵機復第五次威脅廣州上空，此次僅三架；由西南方向北急飛，至五時五十五分復向南飛去。查是日敵機一架向飛惠來，靖海窺察，並以機槍擊沉兩漁船，而襲擊廣州之敵機三架，飛經珠江口西岸蓮石灣，炸燬村落一處，死傷五十餘人。同時且有六機企圖再犯虎門，一架被擊中負傷，敵見有準備，未敢低飛，在白沙投十餘彈後即逸去。再，事後得悉該日犯粵漢路敵機三架，係來自台灣，在樂昌附近被我空軍擊燬兩架，一落鐵路附近，一落九峯嶺山中，餘一架負傷逃逸，終在廈門墜海，機師六人爲美商太古蘇州輪救起。(八)廿八日上午兩次襲粵，第

一次敵機飛至蓮石灣時，曾向我停泊該處之舞鳳艦投彈，當經我軍還擊，激戰半小時，敵機不支而返，舞鳳艦畧受傷。第二次敵機分批往豐從化，約二十餘架，羣向該地附近投彈，燬我民房甚多，死傷農民數十人，當其飛離市區時，路經黃埔，投彈四枚，多落荒。下午四時廿五分，敵機六架又由唐家灣飛黃埔白沙投彈，同時在潮州方面，亦有三敵機於下午一時四十五分飛經蕉嶺、梅縣、大浦，有淮襲潮安模樣。至是晚廣州大雷雨，敵機未敢進犯，爲連日來唯一靜夜。（九）廿九日天氣開放，敵機又大肆活動，於晨八時五十分，有轟炸機二架，在虎門上空轟炸，至十二時又有一隊敵機，圖炸肇和艦，被擊受傷。至下午三時餘及七時許，敵機曾兩度飛抵市郊，未有異動。（十）三十日上午八時半，敵機一架又來襲，飛至虎門上空，盤旋一週而去，下午二時正，敵機三架第二次由崖門飛紅門入黃埔，投彈數枚，圖炸我海周艦不中，當經我軍猛烈還擊，敵機急行遁去。至四時三十分敵機二架，突出虎門高空闖入市空，我高射砲手密集攻擊，結果敵機一架在市南郊外被擊落。此廣東十日來之戰况也。

上海方面：

敵機爲聯絡陸海軍作戰，時在陣地助勢，廿一日以來，屢有所聞。浦東，滬西，閘北，寶山路一帶，八字橋，水電路，江灣車站，高境廟車站，陸家嘴，張家濱，塘橋，大場，羅店，劉行各處凡砲兵射擊之時，率有敵機同時轟炸，己若司空見慣，而我空軍亦時襲取敵陣，如廿六日我機會再度施威。是日晨一時十分，臨滬空襲擊，在敵艦高射砲密集射擊中，鏖戰不休，投彈十餘枚，聲震四野，予敵重創，約十餘分鐘後始全部安返。

浙江境內：

敵機時時竄擾各地。廿一日晨，敵機四架由滬竄嘉善，在距城約八里之東西莊，投彈四枚；二十二日敵機一架，在餘姚，乍浦，沿海窺伺；廿七日下午敵機七架由乍浦方面竄杭，於笕橋投彈五枚；另有敵機七架飛鄞縣，投彈八枚，並黃白毒藥粉多包。二十八日晨有敵機七架，由海寧竄杭，其中二架飛入市空，以機槍掃射，餘機於笕橋投彈十三枚，嗣復飛嘉興，破石一帶窺伺，一架被我擊傷，落桐鄉崇德間之屠甸鎮。

浙贛路沿線：

敵機亦時作進窺，廿三日下午，贛閩邊境發現敵機十二架，由東南向西北來飛，其中九架在贛東各地上空盤旋，另有三架飛至南昌市附近，在郊外投彈。二十四日下午又有敵轟炸機十二架驅逐機十數架，襲進南昌上空，經我高射砲隊猛烈射擊，敵機一架受傷，餘機乃飛至市東北角及郊外，投彈多枚，死傷平民八十五人，燬屋數幢，廿六日上午敵機六架在贛東各縣上空盤旋，在貴溪投彈六枚，傷農夫三人。又在上饒投彈三枚，傷鄉民數人。是日下午並有敵機七架在金華車站，衢縣車站轟炸，死傷平民甚多。

安徽蕪湖：

亦經敵機進襲，廿八日下午敵機一架在距蕪湖廿里之大橋附近投彈四枚，並有敵機十一架飛至該市北郊，投彈十六枚。

漢口：

轟炸情形尤為慘酷，廿四日午後敵機十三架在漢口漢陽沿襄河南岸，投彈甚多，三鎮死

敵人暴行實錄

傷平民約在五百人以上，被燬平民居屋約七百間，據警局發表統計，財產損失達三十萬元之巨云。

在敵機到處肆虐之中，有最堪注意之一事，即廣德發見冒飾我國徽之敵機擲彈是也。二十六日晨十分，廣德方面發現飛機兩架，由東南方飛來，我方聞報即加戒備，迨該二機飛近時，見其機身飾有我國國徽，形勢亦與國機酷似，且飛行甚低，僅離地面五百尺，咸認爲我機歸來，詎該二機突擲下二彈，幸均落於牆根，無何損傷，我當局以敵方此種行爲，實屬卑劣已極，非第可以加害於我，且易引起國際誤會，已特通知滬租界當局及各國軍艦，予以切實注意，已由外交部于二十六日下午，將此不法事實，照會各國在華使館，請其報告各該國政府，嚴密注意云。敵軍慣施卑劣手段，於此又得一例證矣。

華北方面：

近日內敵機似進窺愈劇，在山西：於二十一日曾有二十餘架，飛太原投彈，被我空軍擊落五架，我亦傷二架。在山東：兗州（卽滋陽）被襲，已不止一次，二十日午後有敵轟炸機

十一架飛至該縣投彈，一被我高射砲擊中，當即焚燬墮落。二十三日敵機十架又飛來轟炸，車軌畧損，當即修復，站屋被燬數間，同時其鄰縣亦有敵機投彈，其餘魯南魯北，津浦路沿線各縣時亦有敵機侵襲，濟南於二十一日一度被襲，二十二日下午，有大批敵機在魯南飛行，計石臼所到九架，沂水十一架，蒙陰十九架，兩下店九架，泗水八架，曲阜十一架，均係偵察，未投彈。而日照臨沂，鄆縣亦於是日發現敵機。至我機陣容，自平綏線大軍進展後，現戰似具成績，據悉平型關一帶，於二十七八兩日曾有我空軍協助作戰云。

上海南京路一幕慘劇

中日兩軍在上海開戰以來，連珠般的槍聲，怒吼似的砲聲，上海人已經聽得慣了。南京路上，一輛一輛的汽車，長蛇似爬着，人行道上，肩摩踵接的行人，螞蟻似蠕動着，與平時無異。尤其是在先施公司門前，當南京路和浙江路交錯的十字路口，一向是上海最繁盛的所在，現在雖在戰時，也並未稍見冷落。八月廿三日午後一時，整個的南京路，沉浸在炎夏的

驕陽裏，馬路上比較晚涼時，雖稍沉寂些，但也還有不少爲生活而在烈日之下與高溫度相掙扎的。驀然間，一聲巨響，一顆炸彈，落在先施公司三層樓上（日機所墜）。巍巍巨廈，打成張口葫蘆的大窟窿。同時，褐黃色的烟霧，上登霄漢，籠罩着所有左近的房屋，烟霧之中，隱約看見南京路和兩旁人行道上殘肢斷脛，遍佈滿地，有的薰灼的好似焦炭一般，有的血肉狼藉，不可辨認；此外，奄奄一息的，也都滿身塵埃，在馬路上掙扎着，或匍匐着；有的，在將死未死之間，有的傷及四肢，僅能勉強伸動着，他們動彈不得，只有伏在地上，等待救護；至於尙能走動的，驚魂稍定之後，立即瘋狂地衝入人羣堆裏，也有慘呼的，也有呻吟的，頃刻間，繁盛之區，成爲一片修羅場。這裏建築，向不用瓦，所以瓦礫場三字，似不適用；反之，南京路和浙江路兩旁各大商店如永安公司等，櫥窗上的大玻璃，沒有一塊，被震碎，所以頃刻之間，碎玻璃如驟雨而下，南京路上遍地玻片，好似鋪着一張水晶氈子。同時，先施三樓原是兒童玩具部，一經中彈，形形色色的玩具，不脛而走地，自三層樓上跳到樓下散佈在南京路上。此外，十字路口的電綫——電車的——也都掉在地上，本來是天羅，現在

變成地網了。泰晤士報記者適自貴州路，向北而行，及至走到南京路口，正是慘劇發生的當兒，耳朵裏聽着砰然的巨響，鼻子裏聞到橡皮地氈焚燒的氣味，眼睛裏看見大羣路人，有的滿身染着血跡，有的肢體受着傷痕，大聲慘呼，自東而西，盪擁而跑。有如潮湧。遠望矗立在十字路口中央的圓形平台上，那個管理交通燈的印度巡捕，軀體倚着欄杆，俯首向地，儼若與人答話者然，實則他忠於守職，頭部中一彈片，業已殉職而亡了。紐約泰晤士報記者皮林頓適與友人駕汽車至先施公司，皮氏下車，逕入公司，買一副眼鏡，在電梯中忽一彈片飛來，擊中肺部，受重傷朴地，其友人在門外車中，久待不至，知道有異，遂進公司找尋，遍覓不得。等回到至車前，則見皮氏負傷匍匐而出，已在車中，急駕車駛往醫院。此外，炸死華人的屍骸，均由工部局載往膠州路申園，傷者分別送院醫治。事後，據工部局調查這次慘劇，死者共一百七十三人，傷者五百四十九人。所幸這顆炸彈，不是燒夷炸彈，否則，死傷人數，遠得增加數倍，亦未可知云。

不堪回首話金門

金門是廈門東面的海島，孤立海中，本來屬於同安縣轄，民國四年才改獨立設縣，縣區範圍除金門本島外還有烈嶼，大嶼，小嶼三個屬島，全縣面積南北長二十華里，東西廣十里許左右，人口計九千五百十五戶，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八人，土壤多是沙質，可耕作的土地，只能種些麥，花生，豆，蕃薯，和芝麻這一類雜糧，只夠島民半年之需，其餘要靠外來的供給，所以島民生活很苦，多數跑到南洋去謀生，每年僑胞由南洋匯回來的錢爲數甚巨，金門的經濟，藉此挹注，近年南洋境况不佳，匯款減少，金門的經濟，當然也受到重大的打擊，所以金門的情況，近來是很蕭條的。

金門雖然很窮，可是在地理上却佔着重要的地位，牠西與廈門隔海對峙，東北則在烟濤隱約裏二個小島，便是國防航海公約所設的「東旋」「北旋」兩度塔，正東料羅港更過去就是台灣海峽，與澎湖交界，自四十二年前甲午戰敗，台灣割與日本後，金門島可真是國防最前綫

了。東京參謀本部，早就看中了這個地方，無日不在打那吞併的算盤，所以我們平日在報上，都可以看到日本浪民假冒漁民偷測海道，和藉口遊歷深入探察等情形，由此看起來，可見倭寇此次強佔該島不是偶然的事實。十月廿三日忽有敵艦，三艘抵泊金門，二十四日一敵艦水兵，企圖登陸，被壯丁隊擊退後，敵艦激增，二十六日晨三時許，敵艦五艘率小砲艇三艘，用探海燈向岸上照射，繼以砲轟，航空母艦之飛機亦起而助戰，保安隊兵與壯丁隊抵抗衆寡不敵，相率敗退，金門遂告陷落，二十八日敵兵又進佔烈嶼，於是烈嶼又陷敵手，現大嶼小嶼二島，尙未被佔，縣府則移于大嶼島上辦公。

敵兵登岸後大施獸行，遇有壯丁不論抵抗與否一概加以屠殺，壯丁犧牲者達百餘人。越日敵寇發表台人許庭芳（前在金門行醫）任金門偽縣長，並貼出荒謬布告，佔據金門中學，第二區署，及瓊藍鄉三處，各設置司令部，分兵駐守。現敵在金門兵力駐紮地點如下。後浦三百餘，分駐於金山小學，縣立小學，縣政府。瓊林鄉四百餘，駐蔡氏宗祠。又婁羅鄉駐百餘，沙尾駐三四百名，計一千二百餘名。中以台灣浪人東北人爲多，而婁羅鄉並泊有敵艦。

查倭兵其形恐懼，每逢夜間，必密集大隊倭兵四處放哨，以防我軍收復。於此有一事頗得一述者，即敵兵於進據烈嶼時在媽祖宮豎旗祈禱，惟連豎三次均爲大風吹倒，敵兵素甚迷信，見此情形，恐懼異常。

又敵兵登岸後溪戶搜劫，凡金銀，糧食，槍械，古玩，細軟，皆其目的物，稍有姿色之婦女，多被獸軍及浪人擄掠強姦，查(廿八)日有四河鄉張某之女，年屆破瓜，因嚴拒倭奴之非禮，竟被剖腹而死，獸兵凡遇青年婦女，即施行剝脫衣服，然後圍觀摸弄好污，雖年至三十餘之中年婦人亦難倖免，有拒之者迭遭殺戮。(三十)日下午一時，有島上蘇某之女蘇桂仔，(十八歲)及一李姓姊妹年均十八九，被獸兵所獲，旋架往船上，蘇女不肯，抵死拒絕，竟惹倭寇惱怒，當場將其殺死，分屍四段，李姓二少女駭極，卒被綁上戰艦，現生死未卜。

近日倭兵在島上積極佈置，昨日敵之工程隊已在五里浦測量工程，企圖在是地建築飛機塢，日來正勒迫居民，將於日內開始動工興築，並建築防禦工事極忙，一般流氓地痞，被威迫利誘，與賊勾結者，頗不乏人，以支領米糧之紙條爲代價，迫令居民代建工事，謂米糧運

到時，可將該據向領，然不願亡國之多數居民，均乘間紛紛逃亡，市面現冷靜蕭條，鄉鎮亦十室九空，日來敵人除將金門公學拆卸改建軍用無線電台外，並強迫未逃出之商民住戶，集合舉行所謂「民衆大會」以暴力製造其心目中之「民意」，強迫通過下列各案。

- 一，米尚存米，應悉數賤賣（聞爲七角半可購米十六斤）。
- 二，市秤改制，即原爲一斤之物，現僅作數兩計值。
- 三，通告人民須盡量購用日貨。
- 四，規定民衆通行街上時間。

又敵深恐民衆反抗，嚴密監視，並派忘祖背宗之台人，下鄉宣傳，每遇兒童，輒詢其「汝係何國人民」如答係「中國人」即以刺刀恫嚇，如遇其瘋狂時，且飲以彈，現無知兒童，遭其慘殺者已有數人，且迫令農民夜不得閉門，任意搜查，若遇獸軍須立正敬禮，否則拳腳交加，有時加以殺戮云。總之，現在金門民衆，逃出萬餘人外尙餘三四萬均在水深火熱之中，備受亡國奴痛苦。

敵人暴行實錄